

百
變
錄

C40
4514
(225)

C 40-4514



B 64853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嗣法門人超宣等編

小參下

對靈小參一道孤光逼太阿雲蒸霧掩弗銷磨幾同
收拾藏將去猶有餘輝掛綠蘿驚豎拂云山僧此者
盡情撒出普請大地羣生同入此光中與祝老夫人
爲不請友未審祝老夫人還識自己受用處麼若也
識得可謂慧性圓明頓超人間天上內障外障一切
障當下冰消自寃他寃曩劫寃卽時解脫照徹死生
無異路了知身世本來空山僧與麼舉揚不惟祝老

夫人面目儼然抑且大地羣生恩波有賴是汝諸人
助薦又如何道以拂子打圓相云夜靜月明長似晝
枝頭好鳥爲誰啼擊一擊下座

小叅眼豁迷雲覷透自己本來面胸懸古鏡頓悟威
音那畔人任他出死入生千迴百轉要且圓明廓落
無欠無餘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隨處現
全身願力千鈞重此乃寶月顧老夫人尋常應分底
事山僧屈算將來無庸別說祇可肝膽相照共作證
明而已若是凡夫之見便計有生有死有得有失有
苦有樂有聚有散頭頭繫絆處處乖宗逗到識盡計

窮如何解得相應茲當入殮之際錦花紅簇簇孝子
哭哀哀汝且道顧老夫人與從上佛祖還有分別也
無擊拂云一朵青蓮捧兩足生生擁護法王家然雖
如是諸人也須高著眼始得復說偈云灰飛葭管一
陽來寶月光收曉不開盡道北堂萱室冷那知西界
佛身回騰騰任運無拘礙湛湛虛凝絕點埃珍重幕
前枕塊者呼天且莫泪盈腮

除夜小叅僧問古人烹露地白牛分歲未審金粟有
何欸待師云無核青州棗一枚進云恁麼則與古人
相違也師云須知別是一家風乃云日日鬧啾啾時

時靜悄悄展轉到今宵一年事過了爆聲催霜色晶
驚起梅梢雙白鳥可憐雲外未歸人夢眼依稀天不
曉忽然夢眼大開時如何便是無錐貧也甘低頭下
視千峰小復舉法昌遇禪師歲夜與感首座喫湯次
座問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
有何施設遇云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寒座云大眾
喫箇甚麼遇云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饑
座云未審是什麼人置辦遇云無慚愧漢來處也不
知師云首座不避艱勞橫身爲衆法昌私取官物任
意安排門庭施設可觀歲夜儘覺熱鬧金粟臂長袖

短擬欲比富諸方不能得捕只有一枚無核青州棗
與汝等細嚼粗餐亦免得窮厮煎餓厮炒就中嚼得
些少滋味出來管教一飽能忘百饑也不定

對靈小叅豎起拂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
背畢竟喚作甚麼已故義橋徐居士若同這裏覷得
透去便了知從前生幼壯老立業理家婚男育女波
波拏拏無有休期今日於常寂光中不見煩惱可捨
菩提可求任運騰騰自由自在所謂靈光獨耀迥脫
根塵體露真常卽如如佛且作麼生是如如佛諸人
還委悉麼天樂聲清市地聞堦前花雨正繽紛彩幢

下接金仙子瑤樹重重起瑞雲然雖如是更望大眾
同念摩訶爲伊資助莫道此行力弗借漆華錦上果
何妨

董爾潛請小叅僧問不勞彈指樓閣門開且道董父
何處轉身師云佛光從口發天樂滿空鳴進云三月
晴風遍九垓師云也須是耳觀眼聞始得進云指揮
如意天花落坐臥閒房春草深師云任汝嘖嘖乃云
久徵老居士生平以道德居身仁慈濟物若僧若俗
共見共聞茲於季春四日不見病苦呻吟遽爾安寢
而逝亦可謂脫然無累灑落自由者矣只此一著便

見蓋天蓋地亘古亘今上與諸佛同源下與羣生合
命頭頭不昧無文鐵印向空拋剎剎相通折角泥牛
連夜吼仙樂送歸清泰國好風吹上紫金蓮其受用
至而且深又豈待予言贅贅乎事弗獲已帶累山僧
來這裏說白道黃也是對會走路人重宣箇路引還
識路引麼五里一亭十里一鋪遊遍大千何曾動步
花謝花開唯自知去時不異來時路呈拄杖云九徵
老居士來也汝且道他說箇甚麼遂敲香几三下下
座
爲孝廉嚴孟侯掩棺小叅以拂子擊一擊云全機大

用觸處現成溢目清光貫通今古孟翁老居士未闢
母胎以前這一著子早已覷破了也及乎虎胎示現
坐享世榮護叢林親知識攝大藏於方寸逢刀劍而
不傷這一著子居士又已覷破了也迄今功圓果熟
撒手歸家念佛數聲異香滿室亦總憑這一著子騰
騰任運無碍無拘玉轉珠回絲毫弗易所以道適來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然雖哀樂不能入還有箇帶不去底合與覆藏始
得且如何是覆藏底句復擊拂子云狸首斑然埋幻
質芳名百世不銷磨

小參西孟請我薦亡靈亡靈如何解聽法觸體敲醒
眼睛開腳下無私活潑潑地獄不能拘天宮亦透脫
拈起寶珠正覺成是名希有真菩薩山僧爲唐門陳
氏孺人薦了也汝且道陳氏孺人還受薦也無若道
不受薦所說總是虛言若道已受薦畢竟以何爲驗
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作證據去也受薦不受薦不
離本來面業淨慧花圓清光疑一片分付達觀人切
莫苦留戀卓拄杖云會麼要見便見

除夜小參德山棒臨濟喝譬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
用之三乘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亦似訓童蒙熟讀上

大人要芥拾金紫無有是處山僧際此魔強法弱之秋歲盡年窮之候且不必與汝計短較長但得與麼應節應時各各做箇灑脫衲僧亦是一期快事還識灑脫衲僧麼三文錢買響火炮小者嗚嗚大者嘯筋斗連拋四五番佛祖當前都不要爲什麼不要諸人試道道看一僧云男兒自有衝天志一僧云好事不如無一僧云富家不用買良田又一僧云暗香春信到寒梅師云莫有再道者麼衆默然師云旣無人道德山臨濟來也拈拄杖打散歸方丈

對靈小衆踏著上頭關地獄天宮從何而有豁開頂

額眼波旬鬼屬甚處得來雖則滿目紛然雜陳總已被伊當前坐斷所以學道人尋常單持正念勇猛提撕就作家爐鞴鍛煉一番竊得些子腥臊氣息到山窮水盡時自然著著可據是汝今日還肯山僧與麼道也無山僧論實不論虛計理不計事諸人要見濟公禪德麼呈拄杖云磨今歷古絕無覆藏要見山僧拄杖子麼卓一卓云石火電光不容擬議只如濟公禪德與山僧拄杖子同明同暗同死同生登大解脫門入微塵數世界海諸人又作麼生分辨復卓拄杖云覲面是没乖張頭頭悉達本家鄉雨過檻前寒桂

影黃昏幽鳥噪斜陽

對靈小叅生生死死世之常何處是不死鄉夢眼
豁開都照了脚跟無礙路頭長以拂子打圓相云已
故印門朱老孺人若就這裏照了去便見六十三
前治家節儉恤下寬慈險惡道中爲梁爲楫有爲界
內知果知因只是這箇消息六十三年後以虛空爲
化境以四大爲蘊廬恩愛識情渾無所著涅槃生死
永不相干亦是這箇風光風光既普消息又真逆行
順行隨意自在乃至示大妙用顯大神通向一毛端
傾出大海水將一莖草納卻須彌山種種莊嚴種種

福慧初非分外總屬現成山僧今日與麼敷陳雖則
畫餅不堪療饑是汝靈寂光中也須高著眼好所以
道外邊尋討自波吒一念回光已到家金相玉毫皆
伴侶團圓共坐寶蓮華擎香几下座

開爐晚小叅諸方結制四門緊密不通風明發開爐
八面玲瓏任來往非是事出尋常蓋爲寮堂未備諸
人旣在這裏坐臥經行也須知緊密之中有箇透露
處直得森羅萬象盡在目前玲瓏之際有箇把住時
從教十聖三賢摸索不著說或矮子看戲隨人上下
說這邊寬那邊緊這頭高那頭低要構自己真實地

驢年亦未得在且如何是山僧今日爲人一句還委
悉麼不逢別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

許錫侯同室劉氏請對靈小叅身躋仁壽域在在皆
真腰佩佛祖符頭頭無礙興家立業教子訓孫克孝
修行愛人及物此是故檀越熙春劉翁八十六年前
分上事而今撒手回鄉唱沒腔曲以拄杖畫一畫云
試問這箇路頭還有差誤也無山僧不敢分外指陳
祇就手中拄杖子當前點破令汝歸源返本觀體承
當處生死流不爲生死所籠罩踞涅槃岸不爲涅槃
所拘牽富貴華榮視如幻夢聲色貨利等之浮漚便

乃善始善終造大解脫大快樂底境界既造這等境
界則無盡光明藏現在裏許微塵數佛刹佛身亦在
裏許寶座寶牀華鬘瓔珞亦在裏許琵琶篴獅子
幢雲亦在裏許以至累劫冤親多生眷屬若大若小
若女若男都在裏許故曰本源未達名相萬殊已達
本源體用一致拈拄杖卓云山僧盡情說破了也熙
翁熙翁委悉麼灼然古鏡無昏翳大道何愁不易行
復舉宋時劉彥修居士曾叅大慧慧令看趙州無字
士後於柏樹子話發明作頌云趙州柏樹太無端境
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師云老彥修費盡生平腕力也只道到這裏爭似熙翁老居士雖不曾參箇什麼人不曾看箇什麼話而此一點昭昭靈靈自昔迨今何嘗少變況德風遠布蘭桂盈庭山高水長言猶在耳茲者期逢五七停柩在堂孝婿孝女特請山僧遠來爲伊薦引政當與麼時且道伊是生耶是死耶合哭耶不合哭耶良久云久參上士未舉先詣後學初機切莫錯認卓拄杖下座

除夜小參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箇事繇來絕覆藏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人人本有自支當但能知過必改

得能莫忘管取雲騰致雨露結爲霜山僧怎麼說話只是小年夜禪若是諸人大年夜禪則未在且畢竟如何擊拂子云罔談彼短靡恃已長復舉密庵傑和尚偈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宵正是結交頭移身換步無多子六合清風來未休師云山僧續貂去也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宵挨過又年頭千鈞擔重誰能荷汝若忙時我便休

金翰金翰請爲母掩棺小參六十七年髮半皤忽朝雷電化龍梭慈容杳渺無尋處本有靈光不受磨此本有靈光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人同人在物同物

不論男女老少夙種鈍機原自步步現成頭頭磕著
只爲當人不能深信力行未免慮紛紛是非擾擾
向幻緣夢境裏輾過一生以致前途惡報輪迴都來
自作自受所以古者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
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誠哉是言也朱氏超昇老孺
人而今還說得麼說則千言萬語與旨全該而今還
行得麼行則萬里千程家鄉已到業障報障煩惱障
似火燒水戒根定根智慧根如油入麵三賢十聖把
手道遙黃面瞿曇記別有分如是之時豈非汝大安
身立命所在乎安身立命卽且置壽器掩藏意若何

卓拄杖云上下四維沒罅縫從教綿密弗通風

爲獨露道人小叅六十五年前水碧連天巍然獨露
六十五年後天連水碧獨露巍然政當今年六十五
水天黯黑慧日西沉慘怛不勝無由見面是汝諸人
還知伊去處麼伊生平清淡自守節操可風閱教衆
禪得大受用山僧昔在金粟時爲伊印證而今四大
幻軀雖曰已死此一點真心昭昭靈靈明明了了原
非生死之所能移亦非境界之所能隔或現女身以
化俗或捨女身而復現他身不妨應物垂慈逢緣作
主其於當來世中蒙薄伽授記坐道場成正覺自然

少他一分不得何以如此擊拂云逝水終須朝海去
行雲決定覓山歸

馬日斯薦嚴請小叅僧問四大消殞一靈晏然卽今
見翁居士在什麼處師云春風開竹戶進云還有轉
身也無師云夜雨滴花心進云怎麼則一念普觀無
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師云一任鑽龜乃云尊靈何
處是尋覓杳無蹤今日明爲指重揚佛祖風豎起拂
云此是釋迦老子當年用不盡底歷代佛祖相傳至
山僧已六十九世不曾斷絕是汝諸人果能直下覷
透管取頭頭是路法法全該可以易龍江爲七寶蓮

池香霧入天浮蓋影不妨撮東嶽爲如來佛剎暖風
吹樹作琴聲異姓宗親咸登正覺幽冥滯魄共沐恩
光且道過去見蘭馬居士還在裏許也無擊一擊云
自從踏斷千差路端向毗盧頂上行復舉睦州云大
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云大事
未明如喪考妣則固是爲什麼大事已明亦如喪考
妣山僧偶有一頌對衆拈出腳下青泥頭上灰孤吟
倚杖任徘徊行人未到三巴峽爭識寒猿泣夜臺
行定起弘請小叅四大分離主人公且道向甚處去
一靈顯煥菩薩子畢竟從這邊來來去知無異途死

生不得拘繫棺木裏瞠眼黃泉下翻身豁達心花隨
方示現貝葉蓮經真受用層樓傑閣舊家鄉以拄杖
敲香几三下云思慧上座到這裏還得灑脫也無灑
脫則不無只如茲者是伊終七之辰柳塘日暖桃塢
風和飛飛黃鳥喚春愁落落斑鳩鳴午寂諸人又作
麼生與思慧上座相見會麼面目堂堂絕蓋覆超今
越古莫能京復敲香几下座

對靈小叅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
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要識佛境界麼山河
大地草木叢林是佛境界風起雲行鴉鳴鵲噪是佛

境界牛欄馬廐酒肆歌樓是佛境界乃至一花一香
一毛一滴一利一塵無非是佛境界良由諸人意根
不淨起種種妄想種種取著見色被色礙聞聲被聲
礙如是所向皆礙欲識佛境界三生六十劫緩緩在
鶩呈拂子云已故雪庵老師來也向諸人道若人欲
識佛境界只此莫別求當淨其意如虛空阿誰染污
汝遠離妄想及諸取撥水以求波令心所向皆無礙
孰爲證明者未審諸人還見麼還聞麼若也見得精
明聞得透脫則可謂凡夫覺聲聞覺買石得雲饒如
來禪祖師禪移花兼蝶至地獄天宮打成一片菩提

煩惱坐斷兩頭其或未然雪庵老師依舊入佛界裏藏身去也汝且道雪庵老師尋常有何功用而能若是六十七年世路行祇林屢建自支撐擊拂子云全憑這箇薰修力腦後圓光不變更下座

因事小叅若欲叅究此事如公差捉船相似識得三叉港口十字渡頭有無數船隻往來不啻疾風暴浪勇猛進前忽然逢著一隻小船便牢牢捉住弗肯放手然猶未以爲足只管東覷西捕南尋北覓直待巨艦長艘到來著實下箇惡辣手腳逆撐將去把住放行權都在我施威作福靡不由他只如超果堂中結

制人人撐船箇箇捉船捉得著者爲什麼撐不動撐得動者爲什麼捉不著饒汝捉得著撐得動我還要汝打破下水隨後與汝索舵在良久云有麼有麼如無山僧昨日那邊落節今宵這裏扳本拈拄杖打散歸方丈

冬夜小叅天不言而四時行羣陰剝極陽復亨地不言而萬物生梅花破雪小窓橫拄杖子不言而化道成信手拈來信手用枯荻腐草放光明汝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截鶴續鳬一方峻峭問新革故八面峻嶒今賢古聖憑渠力永日寥寥謝太平復舉洞山與

秦首座喫果子次山云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令掇退果桌師云秦首座不得果子喫盡道落節輸機若論這一枚果子直饒老洞山也無處下口豈不見道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便起身

除夜小叅十字街頭開箇破絮舖往來攢簇者亦就商量只是貨物郎當不堪上眼十字街頭懸箇明月珠往來見聞者亦解擊節只是當行罕遇著價無人逗到歲盡年窮各各迎新換舊或炊無米飯或烹露

地牛或燒王老錢或飲屠蘇酒頻剔寒燈長夜坐明晨擺手賀元正大衆且什麼處是破絮舖什麼處是明月珠有眼目者各自辨取好其或眼目不清隨人起倒明珠喚作破絮破絮喚作明珠忽然大年夜來未審如何折合還會麼不經大冶紅爐鍛爭見真金徹底鮮喝一喝

石行美預慶請小叅若據當人壽量本無延促遷更只緣人不惺覺所以逐妄隨情且作麼生是當人壽量居士還委悉得麼倘於此委悉得去便見現前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風動雲飛蟬吟蝶舞盡是自己真

實體相日日如是月月皆然不假預脩寧屬點污脫
若未能更試舉箇熟爛公案相助發機昔龐居士問
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領旨後有偈云有
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祇如無
生話又如何說聲良久豎起拂子云看看元上座說
去也復擊一擊云無生之話許誰知子女團圓未語
時葉落空山秋正好庚星炯炯入庭幃雖然居士也
須親悟親證始得

小叅二月初八吳中風俗傳爲張大帝生辰有請客

風送客雨之說今年此日不見卒風暴雨兼乃日暖
天晴莫是張大帝不請客麼莫是改換規條麼莫是
偶爾成文麼莫是風伯雨師不聽號令麼這箇話端
雖則平常兩兩三三也好聚頭卜度忽然卜度得出
爲晴爲雨渾閒事李姓張名總一般其或未能張大
帝與山僧手中拂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
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是汝諸人晴乾不肖
走直待雨淋頭擬向古廟裏躲避遲了十刻

小叅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云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荅汝了也僧禮拜師云南泉卽

今在什麼處僧無語師便打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師云趙州道庠僧無語師打兩棒云無無問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師云燈臺挂露柱僧禮拜師云會麼僧
云不會師云拶破汝眼睛觸翻汝鼻孔僧無語師亦
打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打云汝自己出身處又
作麼生進云特地一場愁師云愁箇甚麼僧禮拜師
復打問打七已來第五日未審真金有幾人師云獨
汝一箇進云莫謫學人好師云又不宜承當乃云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拋向壁角邊父母未生前如何是
本來面目拶出山門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惟有

這一句卻較些子大衆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
竟是箇甚麼山僧今夜不惜眉毛爲諸人通箇消息
去也遂打散歸方丈

爲雨蒼姚居士對靈小叅不曾握手話平生誰料君
今別路行琴劍塵埋簷月冷衣衫淚濕岸雲橫故人
莫信無尋跡往事思量易變更卓拄杖云且向杖頭
開隻眼九蓮仙子笑相迎還會麼看看山僧再打葛
藤去也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
界性一切唯心造所言心者如太虛空本來清淨無
方無狀不滅不生單傳者傳此心也累修者修此心

也三乘聖賢所悟悟此心也一大藏教所指指此心也四生六道所迷迷此心也良由此心隨緣變造故有種種法界三乘聖賢有三乘聖賢法界四生六道有四生六道法界雖則相去懸殊究竟不離此一心耳今且問雨蒼居士尋常無悟無迷未審居何法界直饒道箇地獄天宮留不住娑婆安養任逍遙簡點將來猶屬眼中翳在因甚如此遂以水灑云渠儂自有清涼處弗效他人行處行

小叅無禪可叅是名叅禪無道可悟是名悟道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無佛可成是名成佛汝若謂叅厪是

禪卽爲禪障悟厪是道卽爲道障說厪是法卽爲法障成厪是佛卽爲佛障要見真禪真道真法真佛遠之遠矣且如何是真禪真道真法真佛呈拄杖云會麼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便起身

錢森玉同室劉氏請對靈小叅佛法大意因言而彰意盡隻字半句不爲少意未盡千言萬語不爲多山僧住武原數年實未曾與草臣翁錢老居士相見然於寶華王座佛法大意已兩次爲老居士舉揚了也迄今庚子歲六月逝世尤恐隔陰多迷不無遲滯是以孝子孝婦等於五七將屆之辰仍請山僧遠來舉

揚箇事莫其冥冥之中有所領悟且箇事作麼生舉
揚遂豎起拂子云還見麼擊香几云還聞麼已故臣
翁錢老居士若向這裏一聞便透一見無疑則本來
面目現前本地風光顯露如意輪隨處具足大寶藏
信手揭開有時佛祖場中抽釘拔楔有時人天路上
布錦攢花有時十法界藏身望之莫及有時一毫端
示現卽之愈親雖曰應物隨形千化萬變究其虛疑
正體不動不搖是汝今日亦宜深信而力行之方不
辜山僧指引落處也矧老居士乃衣冠禮樂之臣族
詩書文物之舊家自先世以來多積仁德以遺子孫

又何罪而不滅何福而不生何佛祖而不引導乎山
僧不媿詞繁重宣一偈正體虛疑用自周都緣領悟
有來由松風出壑波濤快杲日環空瑞靄浮只這是
勿他求力行深信已躬修頂門眼豁沒藏覆佛國天
宮任意遊復擊拂子下座

金聲中月請對靈小衆生老病死誰能躲避本來一
著要知落處落處旣知則無生死可疑亦無老病可
怖秋月盈空秋風入戶箇是當人灑脫機不用重重
別指註敢問恒修上座還知本來一著落處麼只這
本來一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諸佛得之演說大藏

教化衆生歷祖得之行願相資隨緣度世君王得之
奄有四海和協萬邦士庶得之修身齊家五常不昧
至於現前大衆得之銀山鐵壁八字打開亡過尊靈
得之脚底牢關一擊粉碎且畢竟從甚麼處得起驀
呈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是汝灼
然喚作甚麼就這裏離四句絕百非領畧而去卻許
與諸佛祖平等受用平等修持何以故六十七年路
不差毘尼壇演妙蓮華今朝撒手超然去極樂鄉中
是故家復舉恒修臨終偈云不會衆禪并打坐單單
一味念頭堅了知萬法從心起極樂西方只現前師

云恒修上座尋常念佛修行汝道伊有得力處也無
若道伊無得力處爲甚解恁麼道若道伊有得力處
因甚只恁麼道大衆試定當看如定當不出各請靈
前至心爲伊念誦一遍

金山衛孝子楊穎公請對靈小衆僧問孝子無由得
薦嚴殷勤三請拜師前覩座已登乞師指示師云脚
下無羈絆隨方得自由進云五蘊山頭明祖意翻身
步步踏金蓮師云謝汝殷勤說偈言乃云朝露晨星
豈能長久堆箱積廩難免無常執迷逐妄不知歸猶
如金山昏霧障迴光返照豁然悟可似東海日輪紅

以拄杖敲靈几三下云壽生翁壽生翁急須回頭猛
覷切莫滯寂沉空跳翻生死宿踏倒是非叢全機活
潑舉體和融佛國天宮隨去住四維八面絕羅籠如
是則居士雖未曾會晤卻與山僧把手並行雖遷謝
月餘卻與山僧歷的相見無量無數浮幢香水海無
量無數解脫菩提場無量無數莊嚴樓閣雲無量無
數國城善知識總在這裏同時顯現同口讚揚所以
道五七期臨五蘊空五殿閣王何處摸索十千號滿
十纏斷十方佛于此地皈依較之業識茫茫無本可
據者奚啻霄壤而已哉良久云山僧薦拔了也居士

受薦了也把手並行一句畢竟有何證驗復以拄杖
敲靈几三下云剔撥頂門正眼開生生世世具蓮胎
練江水湛秋光媚各有靈犀自主裁就此告違伏惟
珍重

孝子姚枚吉非木鐸須臾之等請對靈小衆僧問透
白雲關裂破空中鳥跡佩黃梅印捉敗水底魚蹤今
則青霜鋪錦嫩菊篩金孝子殷勤請師陞座如何是
薦揚一句師云匝地普天無障礙進云莫便是他安
身處麼師云分明一點座中圓進云只如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又作麼生師云禮拜去進云竭盡滄溟龍

尚隱掀騰碧漢鳳猶高師云孝子說多謝乃云若論
提持向上事灼然坐斷乎千差那有閒房著白雲佛
來也請居門外恁麼見得則無煩惱可除無菩提可
證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全體露堂堂十方空索
索更擬教人衆禪學道爲人追薦往生大似撥火覓
漚難免貽譏作者其或尙留觀聽山僧落二落三去
也佛與衆生同一體良由迷悟有差殊悟則爲佛迷
卽爲衆生迷只迷卻悟底悟只悟卻迷底是故我祖
西來直指人心使人開悟以至于千七百葛藤亦爲此
一著開悟於人間有夙具靈根一言而便透脫者有

累受鉗錘而當前領畧者有懷疑弗信而發心未能
者有生前迷妄而臨沒回頭者此不可以槩舉也今
且問子美姚翁老檀護卽今是什麼時節如此邈茫
卽今是什麼因緣如此自在拶到山窮水盡看看雲
散月明解冤釋縛也在此了生脫死也在此轉凡成
聖也在此歷劫受用無涯也在此抑平日所讀底書
所誦底經也在此今朝所禮底懺所熏修底功德也
在此在此在彼纖悉靡遺十方世界一閒房誰分門
內與門外山僧與麼敷演可謂親切曲順孝家之情
居士驀地承當亦見直截不辜指引之意是汝諸人

還知落處麼呈拂子云華鬘瑪瑙塔前結靈鳥珊瑚樹裏飛劫火洞然渠不壞紫金光聚自巍巍

除夜小衆今宵臘月廿九衲僧箇箇知有春風入戶多時不用藏頭縮手秘魔又寒山筭西余獅紫湖狗大家拈弄大家看莫論高低與好醜忽若黃涅槃老師持條竹杖作女人拜云禪和流聽分割歲盡年窮如何亂走但向他道老師老師合取口汝也是蝦蟇不出斗蓮山恁麼說話還端的也無良久云端的不端的僧堂有茶喫數聲爆竹響如雷驚起烏鷄飛上壁喝一喝起身

入室

僧進師拈拄杖云三級浪高魚化龍汝試向這裏變化看僧拂坐具出師打云也要燒尾始得庫司進師云我欲取常住物爲已有汝還肯麼司一喝師打云似箇賣生薑漢僧進師云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僧云不識師云汝也一對眼我也一對眼爲什麼不識僧無語師打出僧進師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汝作麼生會僧云再加一鞭得麼師拈棒僧便出僧進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且道是什麼物僧云不會師云會了言不會不會言不會僧云某甲禪堂事

忪師休去古庵進師云古庵內爲什麼黑漆漆地庵云某甲不曉得求和尚點破師打云山僧與汝一點僧進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如何是添意氣僧一喝拂坐具而出師隨後打云爭奈金翅鳥王何園頭進師云無根菜作麼生栽頭云但恁麼栽師云好箇園頭頭禮拜師便打香燈進師云終日點燈那一盞因何不點燈云與燈相照師便打燈云這一棒落在甚處師又打云灼然落在甚處金山進師云金山磚岸慣經風浪卓拄杖云風浪起也汝作麼生山擬議師連打云和頭也浸卻僧進師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

把金針度與人呈拄杖云此猶是鴛鴦如何是金針僧云某甲不會請和尚道師打出典座進師云不用費鹽費醬問無滋味上道將一句來座云今年春色早梅花獨占先師云又費許多鹽醬也座云慣得其便師云念汝是典座悟生進師舉拄杖云花開見佛悟無生如今花開也汝還見佛麼生喝師云這一喝落在什麼處生無語師打云這虛頭漢一航進師云萬頃烟波一航可渡忽遇狂風巨浪時如何航云纖毫不動師打云爭奈淹卻了也僧進師橫按拄杖云高山耶流水耶若是知音試請辨看僧云玎玎瑞瑞

師云畢竟是何曲調僧云和尚未知音師云卻是汝未知音僧進師云如何是汝本來面目僧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師云問汝本來面目說許多道理作麼僧復進語師打出朽木進師云朽木還解開花也無木無語師云真箇是朽木木禮拜師云花落了也戒月進師打圓相云戒月何似這箇月無語師云猶被黑雲遮月又無語師打出僧進師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僧豎拳師云此猶是鴛鴦僧便出師顧傍僧云金針且止祇如鴛鴦作麼生繡僧下語不契師云汝等旣繡不得看山

僧繡出幾隻去也遂一齊打出堂主進師云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主云泣淚斬丁公師云克賓爲甚便與麼去主云含屈不少師云忽若山僧與汝一頓又作麼生主云情知和尚不肯放過便出茂林居士進師云利劒拂開天地靜如何是利劒士云剷斷天下人舌頭師云試請拈出看士無語師打出少頃士復進云某甲初機不會師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山僧性命在汝手裏卽健進師云獅子林中獅子吼如何是獅子吼挺震威一喝師云猶是野犴鳴健佇立師拈杖打趁健復喝出卽明進師云世尊拈花意旨如何

明云突出難辨師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明云學人禮拜和尙師云卽今事如何明一喝而出師云又恁麼去也嬾拙進師云不用豎拳下喝本分上道將一句來拙云喫飯知飽飲水知渴師云衆生皆有佛性爲甚趙州道狗子無拙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師云趙州卽今在什麼處拙云兩眼對兩眼師休去少頃師云一隊東邊立一隊西邊立中間事作麼生衆無語師遂拖拄杖打散

海鹽縣比丘尼超弘捐資助
刻祈慧根永固壽命延長者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十六終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十七

嗣法門人超宣等編

拈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門偈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拈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大似赤眼撞著火柴頭然雖如是放過則彼

此作家簡點則二俱失利具眼者請端的看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惟迦
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囑付摩訶迦葉
拈云瞿曇老子好不丈夫直至如今藏身無地迦
葉雖則動絃別曲爭奈鐵枷安在項上了也還有
免得此過者麼直饒有也只是箇漏洩漢

舉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
阿難難應諾迦葉云倒卻門前刹竿著

拈云盡道阿難被迦葉熱諷殊不知迦葉被阿難

勘破

舉六祖因風颺刹旛有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
動往復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
拈云還知祖師落處麼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
娘莫瞌睡中間一句不成文無限相思華雨淚

舉代宗皇帝問忠國師云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與
老僧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忠良久云會麼帝
云不會忠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卻請此事請問之
後詔問源源乃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
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拈云好箇塔樣從古至今未曾有一箇半箇識得
耽源與麼頌非惟欺瞞皇帝亦乃辜負國師

舉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
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云
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
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卻不
會僧舉似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拈云這僧致箇問頭機關太煞嶮峻自非馬師父
子未免無出身之路雖然還覺觸骸前著著中箭
麼

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云我今日庄上
喫油糍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德云汝去問庄主者
方出忽見庄主歸謝和尚到庄喫油糍

拈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於瓶內養得一鷺
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鷺且不得打破瓶亦不得損卻
鷺未審有何方便泉召云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也
拈云南泉老人雖則善起來機要且未解用劒刃
上事倘或蓮峰門下便與一擊粉碎直使全身跳
出動地驚天豈不俊哉何故聲爲人爲教微殺人

須見血

舉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云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拄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旣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鬚眉墮落

拈云丹霞燒木佛無端無端院主墮鬚眉生受生受雖然彼此各自分明未免使人胡猜亂卜驀呈拄杖云木佛已在這裏卓一卓云燒卻了也復擲下云大家照顧眉毛好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

一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趙州與麼答話美則美矣只是有些兒汗臭氣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嘗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拈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若也識得面門出入是無位真人若也未識無位真人亦在面門出入識未識且止乾屎橛作麼生道

舉鼓山示衆云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山云作麼僧云傷風山云傷風卽得

拈云鼓山雖慣習行醫爭奈藥頭不驗若是真正具大方底手段待他咳嗽一聲便與頂門一鍼直令沉痾頓起覓其病來處了不可得

舉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瀉山喆云大瀉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拈云覲面提持臨機與奪二尊宿固不妨兵隨印

轉別立一家要且勞而無功未識當人拄杖子在且作麼生是當人拄杖子若也道得非惟坐斷古人舌頭亦乃與天下衲僧出一口氣

舉瑞巖每日自喚主人翁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諾他時後日莫受人瞞諾

拈云潦倒瑞巖抱賊叫屈則且置汝道他喚底惺惺主人翁卽今還在麼

舉洞山云一大藏教祇是箇之字

拈云洞山恁麼道恰似三家村教順朱底措大有甚可用處殊不知祇這箇之字眼裏亦著他不得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拈云向這裏會得去見洞山則易見自己則難既見洞山爲甚卻不見自己乃豎起拳云看看這箇重多少

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國師聞已豁然

拈云法眼只有湛湛之波且無滔滔之浪惜乎國師不善傍觀無端向伊手裏淹殺山僧則不然如何是曹源一滴水驀頭便棒若是箇漢自然潑天潑地別有生涯向後兒孫亦不致寂寞

舉首山問僧與麼來者是什麼人僧云問者是阿誰山云老僧僧便喝山云向汝道是老僧又惡發作甚麼僧又喝山云恰遇棒不在手僧云草賊大敗山云今日又似得便宜又似失便宜

拈云首山有入地之謀這僧具衝天之略雖然兩不相傷未免二俱弄險畢竟如何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舉大愚芝示衆云大家相聚喫莖薹若喚作一莖薹入地獄如箭射

拈云大大愚當門齒落也不知

撰述

舉五祖演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拈云諸人還識得他麼直饒識得面目分明正好勘過了打

舉古者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
搆去法眼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坐待汝
搆去佛果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今日當
衆慶懽

拈云三大老發明箇事雖則徹底婆心未免翻成
鈍置山僧則不然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諸
人又在者裏覓箇甚麼遂拈拄杖打趁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娘生面孔人皆見自己眉毛落不知慚愧風前光屈
突得便宜是失便宜

世尊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乃歎云
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
執著不能證得

忽覩明星眼著花錯將人世亂糊搽知他心行虧多
少豈止區區效螻蝦

撰述

世尊一日陞座衆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養兒不孝爺心苦未散家貲已蕩偷流落一身歸去
也悲風千古動人愁

世尊因梵志論義以一切不受爲宗遂云是見
受否志拂袖而去至中途有省回來謝過

是見受否轉迷矇驀忽知非辨已躬夾路桃花風雨
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世尊拈花

開市颺碌甄冤頭定打著幸自可憐生至今嗚爆爆

女子出定

出與不出孰真孰假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女子瞿曇
可知禮也

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自帝鄉飛水歸江漢去

達磨云吾住世非久誰得吾正宗者出來與汝

證明最後二祖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

吾髓

鐵枷欲卸力無從逼令見曹逐欸供拜立謾云真得
髓洪波近處有蟠龍

易窠禪師因侍者欲辭去問云汝今何往者云
往諸方學佛法去窠云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
少許遂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者領悟

幸然無事可相安擬欲尋思去路難驀地一吹風電
急山崩海裂黑漫漫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廬陵米作麼
價

廬陵米作麼價有來繇沒縫罅若於貴賤起論量笑
殺三山陳上舍

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喚皆應

諾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

頻呼的意誰能會老倒渾身帶水泥何似江南三月
節空山一路鷓鴣啼

馬祖云卽心卽佛又云非心非佛

收得一籬粟造成兩樣糍無錢隨買去喫了便忘饑
百丈再衆馬祖侍立次祖視繩牀角拂子丈云
卽此用離此用祖云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
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
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直得二日耳聾

一喝透穿髑髏底全機喪盡非關耳轟轟烈烈海天

昏殃累兒孫鬧亂起

南泉因兩堂爭猫乃提起云道得卽不斬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至泉舉前話州脫草屨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

揭開正眼無人會按下霜刀令已行救得來遲都木論狸頭依舊肉崢嶸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眾久思示誨請和尚爲衆說法山令打鐘至座前便歸方丈主隨後問故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不惜從前兩道眉全提曲引祇爲伊分明月在梅花

上看到梅華早已遲

黃檗示衆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手握乾坤劒胸藏日月旗機先嘗展演佛祖莫能窺噇酒糟漢知不知大唐國裏無禪師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柏樹子

枝頭底意分明在徹體還他老趙州跛鼈盲龜如不

薦且看投子道油油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

狗子佛性無山魘冷夜呼聽他終礙汝識得莫冤吾
爲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左脇書五字云馮山僧某甲若喚作馮山僧
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馮山僧喚作什
麼卽得

不是馮山不是牛烟花三月下楊州孤帆遠影碧空
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檗便打如

是三問皆被打遂辭檗至大愚言下開悟卻回
舉前話檗云者大愚饒舌待來與他一頓濟云
說甚待來遂打檗一掌

白虎當頭凶未險羅睺入命禍臨身哪吒面目突然
現便作驢鳴狗吠人

臨濟在黃檗栽松次檗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
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
道了以鐮頭墜地三下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
吾三十棒了也濟又墜地三下噓一噓檗云吾
宗到汝大興於世

鏤頭連築露鋒鉞氣宇驚羣孰敢當知子良哉莫若
父宗風亘古自堂皇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據令聲前我獨雄橫驅萬里疾雷風誰知無限傷心
處敗產人家在此中

靈雲見桃花悟道有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
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桃花一見眼如盲未徹言前事已生路遠夜長休點
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俱胝和尚凡有所問惟豎一指

活計些兒得便休全身獨踞婆峰頭任他塞北江南
亂我只安然一併收

興化謂克賓云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
這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
與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
設饋飯一堂次日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
勝不得喫飯卽赴出院

臨場不變驅耕手肯諾私恩半點無貧屈誰能甘此
去太行山上賊心窟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嘗令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與麼時如何主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發起燒卻庵與麼來時脫體彰承言那許共商量面皮掬轉前情斷直令伊身沒處藏

疎山問大滌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滌云是山云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滌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山後到明招舉前話問招云卻使滌山笑轉新山大悟云滌山元

來笑裏有刀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象骨峰前弄鼈鼻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砒礪合藥吞將去呵呵大笑可憐生無限平人血滿地血滿地疎山果爾難逃避

巖頭作渡次一日因一婆子抱兒來云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一句當機削謂情棒頭驀點古風清湖邊撒手空歸去冷落孤光畫不成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云臘月二十五
雲門曲調越尖新不待聲飛繞棟塵隔嶺幾多人錯
聽扶筇入幕鼓陽春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云餠餅

餠餅團團驀面酬箇中滋味若爲周納僧到此能吞
咱佛祖當前一筆勾

首山拈竹筴示衆云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
筴則背且道喚作甚麼

覲面揮來電火馳主家立處十分危當人不有孔明
作殺活縱橫總任伊

問答機緣

僧問霜風撲面來時如何師云僧堂內向火去僧問
訊出師隨後打云更助汝一片柴

師同心谷叙話次谷云師後日若入地獄我來做箇
侍者師云地獄汝去不得谷云祇要師肯師云忽遇
牛頭馬面來汝將何支遣谷無語師云情知汝去不
得

問弓弦上走馬是什麼人師打云灼然是什麼人僧
擬議師又打僧進前立師云還在這裏棲泊在遂連
打出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菩提寺看梅花來師云菩提本無樹爲什麼有梅花僧下語不契師代云今日親到菩提

尼問弟子累年做工夫都不得力如今只是念佛師云佛卽今在什麼處尼云祇在現前師云現前底意作麼生尼無語師乃打一拂子

問如何是千年古路師云不礙往來人

師問僧那裏來云朝海來師云見觀世音麼僧無語師打云隨波逐浪漢

居士求開示師舉拂云會麼士無語師云吾無隱乎

爾士乞偈師書云吾無隱乎爾一句全提明的旨仙桂花開萬綏黃亂鴉啼入秋林裏君不見昔年山谷老古錐因茲打落當門齒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終日外邊尋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草鞋不離已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寒山逢拾得如何是主中主師打云看取令行時

問達磨旣來東土爲何隻屢西歸師云熟處難忘居士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爲什麼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云我獨於此切

問破砂盆意旨如何師云架上鐵燈盞云學人不曾

師云密庵過去久矣

問古人道千里已相見卽今相見作麼生師云兩眼對兩眼僧喝師便打僧連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僧無語師後打僧禮拜出云識得了也師不理

問古路從來不須鋤和尚今日爲什麼全身入草師云被闍黎帶累

居士問若以須彌爲壽須彌高而有頂未審和尚以何爲壽師云今日念七士禮拜云權借虛空獻法王去也師云不勞讚歎

師問僧鎮州出大蘿蔔頭如何是蘿蔔頭僧豎拳云

祇是這箇師云趙州吟云全身亦在裏許師云放汝三十棒

問如何是蓮峰境師云修竹四圍僧禮拜師云何不問境中人僧便問師打云汝隨我轉

僧入門擬問師約住云問話須禮拜始得僧躊躇師云禮拜也不肯問什麼話出去僧轉身而出師連打云這裏不得放過

居士問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隔那重關請師指示師打云祇隔這一重士云殺人刀活人劍如何是殺活底意旨師又打士云棒頭有眼明如

日大地因何黑似漆師復打云是汝眼攀

收飯僧求開示師驀豎拳云向這裏會云離了此又作麼生師云將謂別有在僧禮拜師不偈云向這裏會頭頭不昧更欲別求百千里外禮拜去也知未知擔荷還須骨力兒

師問僧貴處那裏云沙縣師云向這裏撒一把看云弟子初機不會請和尚直指師打云山僧的是沙縣人

問能死不能活時如何師打云正好喫棒能活不能死時如何師又打云亦好喫棒僧禮拜師云汝卽今是死是活僧一喝師連棒打出

問弟子初出家乞和尚指箇門路師云汝適纔從那裏來云府城來師云已識得門路了也僧無語師云且坐喫茶

二僧叅師云陣勢已圓莫有作家戰客麼出衆相見一僧云某甲今日特從普明來師云原來是箇販私鹽漢僧禮拜師云放過卽不可便打出一僧云某甲不從普明來師云爭奈公驗無憑何亦打出居士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汝且向下立士云請慈悲指出師云千聖不傳

師問僧甚處住云天堂師云既在天堂爲什麼擔枷帶鎖路上走僧無對師云汝且道天堂主人還有罪過麼僧亦無對師打云這一棒合是他喫

問和尚如何得到雪坪境師云筍輿一隻兩人昇云旣到雪坪未審有何祥瑞師云白豆花開絡緯啼云將甚麼利衆師云看取拄杖子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急索云是甚麼僧無語師便打僧云請和尚安名師云山僧爲汝安名也遂連棒打出

問如何是應時及節句師云山空松子落

問如何是百山峰前句師云險

問明白處請師指示師云此去府城不遠

居士問如何是諸佛開口不得處師熟視良久云山僧亦開口不得

問某甲要南山結茅就和尙乞一擔棕師云是汝挑不起云某甲挑得師打一拂子云作麼生僧佇立師云灼然是汝挑不起

問如何是佛師舉拄杖如何是法師便打如何是僧師又打云自己也不識云三寶蒙師指當陽事若何師復打

師問僧貴處那裏云泉州師云近日有人道洛陽橋
撞倒東西塔汝還知麼云和尚尊重師云未更道
僧喝師云再喝看云不隨和尚轉師休去少頃僧問
和尚親從金粟來未審金粟有何言句師便打云回
上還有事也無師又打云畢竟作麼生師復打僧轉
身而出茶後叙話次師云汝如今要那裏去云浙中
師云浦城關難過云也不妨得師云或有人與汝索
公驗又作麼生云他家有通霄路師云此是古人
用過底僧又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師云假鷄聲韻難
瞞我

居士問三世諸佛安身在什麼處師舉拂云會麼士
云拂子前見拂子後見師云莫作這般見解士云不
作這般見解是如何師云喚作拂子得麼士云不喚
作拂子和尚喚作甚麼師云山僧不識士云弟子亦
不識師云我不識汝不識親切處道一句看士云鼻
孔下頭垂師領之

問一切法界海如何過師云看取把梢人

問久戰沙場如何功名不成就師云不到烏江畔知

君未肯休

問如何是太平家風師云粗拳一頓云此外還有也

無師云負恩者多

僧豎拳云是何宗旨請師道道師打云與汝相見云杓柄在金粟手裏爲甚卻在太平師又打云汝還不知那云可許某甲進一步否師云許云某甲有一問請師答師復打

師問僧那裏人云漳浦師云是我鄉里也還帶得我鄉信來麼云帶得來師云何不拈出僧豎拳師云此猶是途中揀來底云和尚認不得那師休去

居士問和尚行繇云因事逃出未審爲什麼事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士云但說何妨師云說同愁人愁

殺人

問無說無傳如何是真說真傳師云恰值牙痛

因盜佛贓者師設問云常啼菩薩賣心肝爲什麼如來不肯捨自代云事難方見丈夫心又既是太平爲什麼有賊捉代云禍入慎家之門又劈開佛祖肝腸正是作家手段爲什麼喚他作賊代云衆眼難瞞

二僧叅師云二人同行鼻孔那箇最重一僧云和尚試定當看師云卻是汝重些僧云莫塗汚人好師復顧一僧云汝又作麼生僧喝師云洎不問過

問不到水窮雲盡處爭知覲面是檀郎如何是檀郎

師云頭不梳面不洗

問如何是祖師心印師云籀字不成文如何是清淨話頭師云茅坑籌子七橫八豎

問獅子出窟時如何師云嚇殺闍黎僧擬議師便推出僧次日乞偈師示云牙如劒樹眼如鈴突出頭來海嶽驚百獸聞風何避處終須腦裂任橫行

問七七前明不離暗七七後暗不離明政當七七之期明暗兩忘時如何師云逢人但恁麼舉云隆冬嚴寒伏惟和尚珍重師云逢人但恁麼舉云庭前柏樹翠蒼蒼江上梅花春漏洩師云逢人但恁麼舉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客來無款待一盞白蒿湯僧禮拜云勘破了也師云上座家風作麼生僧豎拳師云卻是山僧勘破汝

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打一棒云會麼云斬後如何師云汝是死漢

師入堂呈拄杖云垂鉤四海爲釣鯢龍政當恁麼時莫有上釣者麼衆下語不契師云擬釣鯢龍蝦蟹也不遇便轉身出

又一晚舉拄杖云拄杖子要賣與人有要者請出來還價一僧作掀桌勢師云莫攙行奪市一僧云不勞

拈出師云不是買客一僧云勘破了也師云勘破箇甚麼僧喝師云勘破了也少頃云既無人買且退去明日再商量

問春日鞭泥牛過在什麼處師云爲伊蹄角不全云忽然蹄角俱全時如何師云春光任踏爛僧無語師打云泥牛泥牛僧禮拜師云墮也墮也

師問僧那裏來云天童來師云玲瓏巖上一句作麼生道僧喝師云好好借問亂叫作甚麼僧無語師便打

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云山僧退身三步僧喝

師云喝後聲僧又喝師拈棒打僧走出師云何曾解怎麼來

問一大藏教如何演唱師云碧斑斑豹剝當滴帝都丁云某甲不會師云玉篇裏看取

問疑團擊碎時如何師云大地一輪紅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寧師云未是汝境界僧禮拜師云果然果然

師問童子明普云汝解唱山歌麼云不是我境界師云如何是汝境界云替和尚敲背師云可惜敲不著我痛處普連拳敲云和尚還知痛麼師笑云這小驢

見也會亂做在

一日收碗次師云除卻碗內底與汝喫云不喫師云爲什麼不喫云從來不餓少頃普喫飯師云汝道從來不餓卽今喫作甚麼云和尚錯會不少師休去

問黃花爲什麼九月開師云不戀秋色老嬾與羣芳同

問一箭中的時如何師云許汝好手僧禮拜師云還我箭來僧無語師云箭也無說什麼中的便打出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因何墮鬚眉師云實無此事莫謗古人好云爭奈公案現在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

實

師問僧貴處那裏云楊州師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汝作麼生會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卽今事作麼生僧一喝拂袖而行師云且來喫茶云也不消得師休去

師一晚堂前大叫云外面有賊大家快出來衆默然不動師云苦哉更無一箇解捉賊便歸方丈

問廓然無聖爲甚金粟有五聖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弘祖改號英山師問如何是英山云巍巍獨露師云

如何是弘祖云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云偶爾成文云
釋迦老子三藏十二部也是偶爾成文師云汝見箇
什麼道理敢與麼道祖無語師云將成九仞之山猶
欠一簣之土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無汝出氣處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師云陣雲橫海上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
云暮雲千里色若箇不傷心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云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閒云某甲卻不恁麼道師
云情知汝恁麼也僧進語師便打

新到三位參師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那一箇是智

底僧俱無語師云隨羣逐隊漢

問如何是道師云腳下看取云如何是西來意師云
白雪飄空僧無語師云凍殺也不知

居士問擡頭正眼佛祖家風劈面提持明星意旨如
何是明星意旨師以拂子打圓相云還見麼士云某
甲有箇會處師云作麼生會士云三箇柴頭品字煨
團團共說無生話師云不如禮拜好

居士問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弟子卽今無
刀還解成佛否師云只要居士承當去士沉吟師云
擬著卽差少頃士舉偈云本來無罣礙不必云休了

風生水起波雲散月仍皎師云如何是仍皎底月士
又沉吟師隨示偈云風生水起波雲散月仍皎句裏
有諦訛機先薦便了君不見放下屠刀廣額見成佛
只在剎那時丈夫漢莫自欺世事茫茫徒爾爲士欣
然禮退

安慶府懷寧縣信官李魯相同衆居士
捐貲助刻祈合家平康百事如意者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十七終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十八

嗣法門人超宣等編

法語上

示超方張居士

生爲世間偉男子旣信當人分上有此一件事須是
發大勇猛大精進向父母未生已前直下一路到底
如金翅劈海快取龍吞獅兒呀吒壁立萬仞盡乾坤
都盧是箇解脫門更無絲毫許障礙方謂之透生死
關自由自在也獨不見古來在家學道底龐居士乃
其第一等樣式乎他當時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

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士於言下大悟厥後筑籬爲業衆歷諸方氣宇何等
雄壯風神何等瀟灑居士試自看汝的鼻孔與他有
甚分別面目與他有甚差殊決而行之實而證之斷
然不在彼下若猶是今日三明日四半前半後根蒂
弗牢東走西奔記些少糖言蜜語便以爲足便以爲
受用處吾恐沒齒墮在知見網中了無透脫之期不
亦深可惜哉故畧書以示幸毋忽

示洪禪人

吾有大病非世所醫且道古人具什麼病又云山僧

不解答話只能識病且道古人識什麼病若會得自
已病處便明古人落處明得古人落處至於乃佛乃
祖六道四生同一病源亦了了知其落處所以道是
病人皆有惟人能自知能知則不惟無病時爲無病
卽有病時亦無病矣但此病弗從外得余因記昔日
曾患此病忽於執悶中喫著一味惡生草藥不覺通
身汗出全體帖然迄今藥性稍諳凡遇獲病者悉以
已驗之方療之要不敢辜當年大醫家手段耳祇如
曩者禪人以病意詢余書答云與汝拄杖子藥頭盡
情撒下了也更欲如何若何轉恐離藥求病雖然此

猶係紙上傳來之方未能頓愈其待覲面與一針庶
有瘳乎倘又曰此病佛亦沒奈何咄咄也怪山僧不
得

示成立徐居士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一語多少省力多少徑截便
與麼悟去已落第三首何況於語句中作情識限量
耶殊不知當人箇事原自靈明祇爲情識所障不能
透脫故先聖出興逼弗得已畧垂方便以示人叅究
名曰話頭名曰開心地鎖題子嗟見今時學道者罔
測本旨句裏搏量如斯迷錮日深畢竟難了生死若

真欲了生死除非具大力量一咬百雜碎萬別千差
悉皆朗然照徹始足稱宇宙間成功立志士然此亦
因居士致問不覺順筆葛藤更寔認以爲法語而珍
藏之平白地上聽人處分不少矣

示聲山上人

水流風動鳥語虫鳴乃至管絃畫角悲歌鬪諍之聲
悉是顯發自己秘密寶藏時節信耳聞信目覩信手
用信腳行無一處不周無一處不透倘要諸方口頭
邊覓玄妙筆尖上討葛藤則又當面蹉過埋沒生來
多少風光也雖然此箇說話猶是曲爲權宜切不得

牢把認著更須識有叫不應山一所在祇如叫不應
山一所且道有聲耶無聲耶若道有聲爲甚麼叫不
應若道無聲叫者是阿誰向這裏豁開雙眸盡力踏
倒方知五祖和尙云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
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示光禪人

英奇衲子以大道自任其卓識自然過人終不肯墮
入他家淡醋甕裏若夫眼目不清徒習幾句腐爛說
話便欲速成取價遇著等閒阿師濫爲印可去後未
免上行下效輕易法門真所謂出佛身血造大妄語

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也近來衆學輩與出世爲
人者比比皆是每念及此如矛刺心光禪人汝倘有
意爲法門柱礎急須翻卻從前窠臼再來受煅煉始
得不然祇是野犴之流相隨亂統去矣

示詢野張居士

力究此事於二六時中硬剝剝地不爲物欲所染不
爲得失所拘恁麼挨將去至日久年深忽然覷透父
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便見快活受用然猶未可以爲
足更須撥草瞻風覓箇咬猪狗底手腳受他惡辣鉗
鎚方得八面玲瓏卷舒自在與唐宋諸在家勝士同

其正因而不悖耳詢野居士六旬得一真實履踐迺脫諸緣山僧偶與徵勘知於此事微有契會處惜未曾啐地一番故施機發用不無固滯因書數語以鼓其猛銳要使異時相見如旗鎗對壘者流迺堪入作白雲端和尚云悟了須是遇人若不遇人恰似沒尾巴猢猻纔弄出人便笑旨哉斯言

示心禪人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與麼道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齊敗露了也直下承當底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夫根機遲鈍錐剗不回亦不妨將此

箇說話咬來咬去看畢竟是箇甚麼忽於詞窮理盡沒奈何處驀地咬斷一生叅學事畢然雖如是倘到蓮峰門下三十棒未肯放過在

示爾杖魏居士

山僧初住蓮峰衆無有知者居士獨審實弗忘偕令兄以首謁此其善始也往來三載又荷衆等敦請出世拳拳然於心不倦此其善終也既善始亦善終居士爲人至矣盡矣雖然祇如古者道汝有拄杖子我與汝拄杖子汝無拄杖子我奪卻汝拄杖子居士且作麼生會若向這裏會得便知山僧與居士日在大

光明藏中握臂金行雖千萬劫不能變又何三載始終足爲限量哉聊筆以誌於後時玄默敦牂孟春念二日

示恒禪人

尋常做箇粥飯主人接待來往亦須辦一點恒心勤苦維持方免過咎何況欲取佛祖無上妙道可不辦一點恒心向根蒂下切切提撕乎故古云無一法從懈怠懶惰中生又云久受勤苦乃可得成此係真實談匪虛誑語也然無上妙道以勤苦得縑素眼目尤貴分明近有一等沒地頭底蝦蟆蚯蚓竊些少水墨

便於四處興波作浪爲害爲殃衆學家若不具个眼目直下與一刀兩段未免誤陷他草窠泥窟裏輓出輓入無有了期茲者禪人年屆不惑志尙自強遠寄白紙一張求示山僧因爲書以勸勉而終不敢好肉剜瘡若是慶讚底句則別有在秋風蕭索秋空寥廓探梅山高歲歲如昨汝其知之靡多囑

示柱石李居士

在家菩薩篤信斯道極力精研者甚是難得益塵欲煩囂名利韁鎖多不能擺撥將去故無始劫已來真正面目日益昏迷無繇露現惟要一二具夙根底雖

處世緣中弗爲世緣所轉把自己從前蘊不淨的胸次放在一邊牢定脚跟平實踐履以至大安穩大解脫田地然後隨其力量順其正因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衆共推崇曰法門柱石始克當非譽也居士法號柱石兼以篤信斯道余甚欣慕不覺切怛如此

示牧書記

南廬頭氣蓋諸方若不得雲峰一激幾向藥汞銀裏毒殺後果於慈明室中打徹趙州勘婆公案自爾橫拈倒用撥轉須彌以三關語驗學者較之在泐潭時相去何啻天淵乎大抵衆學人雖具正知見亦要遇

人如不遇人猶爲見刺所惑不能自在汝誠有志與釋迦作苗裔直須勇猛向前洞明大法使南廬頭老趙州望塵而拜也

示梨園衆善友

盡世界是箇戲場盡世界人物是箇戲子盡世界人物倏而生倏而死倏而幼倏而老倏而端嚴醜惡倏而榮富困窮種種奇詭種種變幻總是箇戲譜故我佛如來識破此中關目棄皇宮入雪嶺修行悟道乃至三百餘會演出五千四十八卷末後拈華示衆以正法眼藏囑付摩訶迦葉一本傳奇駭人觀聽由是

四七二三迭相唱和天下老和尚莫不竿木隨身逢
場作戲爲一切人指出本來真面目以與佛祖面目
相肖祇如本來真面目汝且道畢竟在什麼處若謂
開浩浩底是靜悄悄時作麼生若謂靜悄悄底是開
浩浩時作麼生這裏挨得身轉卽心卽佛非佛非心
麻三斤乾屎橛不得喚作拳頭喚作甚麼從上千差
萬別悉已透穿其或未能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
從頭上來雖欲遊戲寧可及乎茲因居士遠來求示
故借筆尖頭說本色話幸自努力修持切莫如疾風
過耳也

示蓮雨上人

祖師門下事如汪洋巨海無有邊際自非負過量底
人向未舉已前一口吸盡亦安能發波濤垂雨露使
大地含靈坐在蓮花國裏慶快靡窮哉禪人有意爲
祖師門下客須是真實恁麼方有共語分然事無一
向不免摘兩則熟爛公案與汝做箇解交記得僧問
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出水後如何門
云荷葉出與未出且置喚什麼作蓮花又鏡清問僧
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
物不喚作雨滴聲畢竟喚作甚麼此箇話端十二時

中倘能猛著精彩不間閒忙動靜下來去忽然卜得著便見二老宿立地處好與一頓拄杖古云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幸他旃毋自退屈

示一我李居士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黃面瞿曇初出母胎時帶來一星火種直至千百餘年受光明者固多遭焚烈者亦復不少近代叅學道流每遇惡辣匠首劈頭一點非惟不知自己光明落處抑且退悔而甘卻步如是欲惟我獨尊之旨昭彰天下難矣獨不思惟我獨尊之旨人人本具箇箇不無苟信得及作得主硬靠卻

惡辣手段受他千煅萬煉胸次乾乾淨淨無有絲毫玄妙道理驀地踏著此脉便與黃面瞿曇同一根源同一鼻孔出氣盡虛空界是一我體盡虛空界是一我用正當恁時或有背地把火底如何若何切勿放過然山僧與麼道鬚眉不知燎著幾莖試問居士還知麼

示恒正禪人

真正出家兒擔囊負鉢恒以已事未明爲急務決不在觀州獵縣悠漾過時故隨所住處或得一真正善知識與已相應便志心皈向朝叩夕叅無有懈怠及

平日用施爲理事接物語默動靜俯仰折旋又皆出於至恒至正之道若一絲毫虛誕焉偏曲焉則非恒正矣大抵吾人自刪鬚刻髮以來立品行持實不外此其餘事例匪止一端總未見十分要緊也

示醫士姚履康

我祖西來只單傳一味草頭方與人起死回生除病釋痼參苓杏橘非所用之後代兒孫不善醫訣將一味草頭方添出許多君臣藥料致使藥愈多而病愈劇以至於不可救者比比皆是若是察脉通神底手段生機一路自然迴別有時以毒攻毒有時以劑遣

劑有時以黑豆換人眼睛有時用砒礪活人性命決不瑣瑣屑屑東撮西拈所謂燒盡千卷書做得好盧扁者此也然此一味草頭方畢竟是箇甚麼居士契心已久山僧寧敢瞞昧昨半夜三更木上座忽然頭痛叫苦不知犯何病症倘得靈驗草頭方寄來妥妥怙怙爲伊醫治山僧自當備藥錢以謝試問居士還肯否

示近德居士

處世間能行所當行之道慈心濟物進退不失其宜者近德也入法宅能親所可親之人純心克已始終

無有異念者亦近德也近德之義廣矣哉居士字近德忽欲求則語徵信余何敢執柯伐柯但就伊生平敦篤爲人處畧爲舉揚以見其名實相稱卽異日不患不明斯道紅塵堆裏鬧市門頭皆伊出身截徑矣更有一偈大道分明絕覆藏惟人篤信自支當組塵堆裏翻身轉一朵芙蓉遍界香

示海珍禪人

達磨祖師於西竺國拾箇無價奇珍便把不住航海而來遊梁歷魏要賤賣與人可惜無人識伊返成滯貨追去少林面壁九年卻被一佯輸賊漢徹底蕩盡

從此懣懣而逝隻履翩翩熊耳山頭風清月冷誰知這賊漢更把不住遂於此土大開店舖誑譁閭閻以至代代相承分支列派兒孫忤逆多用白拈手段劫去劫來而未有竊際山僧旣撞入他羣隊亦似把不住欲將此箇奇珍人前賣弄有眼辨手親底急與攔胸奪卻不爲分外設或差之毫釐性命已落山僧手裏珍禪人汝之奇珍端的又在什麼處山僧且放汝過試一一拈出看

示經廷李居士

若欲參透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不在多端祇就此

父母未生前如何是自己本來面目一句恁麼叅去無有不透如孔一貫顏喟然世尊拈華達磨不識以及天下老和尚舉拂豎拳行棒行喝皆顯露此本來面目也能明其旨方知儒釋無二致凡聖總同源非可以膚見較量矣

末代道流不求妙悟只要耳朶邊聽些長言短語蘊在肚皮裏以爲佛法殊不知此乃雜毒貽害更多故真正學道者須一切放下空勞勞地不退時習工夫便到悅處光景且作麼生是悅處光景靈雲見桃香嚴擊竹

示日休維那

孝爲百行之首從上佛祖莫不依而行之故石霜南歸睦州織屨盛名遠播至今猶掛人齒頰間誰謂我出家兒生身父母可拋棄耶予嘗低回往事瞻戀白雲自念欲養無由未免興悲風木然猶賴此一著朝夕報答親恩古所謂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寧不信然乎日休上座汝旣知以孝爲本又幸老母在堂臨別乞數言爲徵予亦何敢相負石屋珙和尚送大維那省母偈云桶箍爆處見根源熟路重行三月天日暖北堂萱草綠對娘莫說老婆禪只此四語今日看來

覺用得著便還有末後句子且望汝永嘉回棹時向汝道似不必預搔待癢也

示頑禪人

工夫做得純熟直下如一塊頑石風吹不入水浸不爛忽爾點頭自肯參學事畢禪人不遠數百里來乞予語切莫作等閒持去空懸諸殘壁上所貴具箇決烈志氣不被風障迷沉二六時著實揣摩到無疑地應用始覺得力倘揣摩不著實縱使把須彌爲筆展虛空爲紙書得文文彩玲玲瓏瓏於汝分上盡是隔靴搔痒吾恐五峰巖下翠竹叢邊猶有人不肯汝

在

示黃道婆

這蓋天蓋地一著子雖曰人人本具亦要自己信得及作得主行得到方能覲體現前隨處受用否則未免唐喪光陰爲塵緣所障蔽終其身沒出頭分行福道人以古稀之年於此門中微有契入故其偈語真實悉該本領在今時閨閣輩豈容易得哉昔凌行婆鄭十三娘見地透脫作用高超嘗與諸方老宿機語敲磕千百世後尤令人驚歎不已道人汝更須知之勉之庶不負此回相見而可稱爲女中丈夫以與世

間作大楞樣也

示仁侍者

仁侍者自己卯春偕予入閩來不憚跋涉艱辛槩以敦誠用事蓋有五年矣一日思歸欲於浙中尋箇處所閉關操持已業予固知其志之可嘉亦諒其勢之不可留也因書數語以示曰衲僧志氣要擔當箇事須一直到底無生貳心縱遇惡風巨浪造次顛沛不可改元初所守及其接物待人尤貴平等攝持寬懷忍耐自然爲一切欽仰一切信服何者處已待人之道古今賢聖共繇反是則與賢聖不相侔而難以入

世若夫關中日用汝自支當山僧不用喋喋也

示具眼尼超方

欲爲宗門下超方人須具超方眼目負超方氣宇用超方手段不論是佛是魔是凡是聖千般伎倆萬種神通當頭都與一摑設有分毫恐懼心退縮心則臨場對敵性命難存豈止棄甲曳兵走五十步百步已乎不見當時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溪和尚問如何是末山尼云不露頂如何是末山主尼云非男女相溪喝云何不變去尼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乃服膺作園頭三載看者師僧雖處女流中宛有丈夫

夫之作不妨千載後爲鑑爲龜今日或有問上座云何不變去這裏下得一轉語恰好自與末山尼把臂共行真爲具超方眼目負超方氣宇用超方手段雖然若遇撒網底人汝又如何避他

示勤田頭

守貴正學貴勤能勤其學功可成能正其身可立身立而功成雖佛祖不過是也譬若種田先要基址牢固無有偏頗方可用力耕耘朝夕灌溉苟基址弗牢未免有崩缺之患耕耘弗力奚能獲數倍之收此道理所易明汝所素諳者汝諳之予乃書之予書之

汝宜信之信之者何惟有正其守勤其學已耳

示景暘丁居士

有祖先已來惟務單傳直指初無許多委曲鈍置後昆倘或落言詮成露布便失卻單傳直指之宗去祖先遠矣況此一件大事亘今亘古歷歷虛明從無始劫至未來際悉爲自己根本動靜起居全承他力名曰涅槃妙心又名曰當人壽量須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迥然超絕則頭頭物物廓爾現前古人所謂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寧有窮極耶景暘居士生平所作陰陽甚多茲以從心之歲不憚跋涉到山懇法

語爲壽余蓋深賞其虔迺不得已落言詮成露布若此然猶未也更試與拓虛空爲楮借須彌爲筆放出四大海水磨無煙墨書箇仁者壽三大字一任展掛堂前令見聞人欣然仰羨拍手而歌曰春風拂檻兮華開函關老叟兮復來眷眷不忘兮予望願壽瓊酥兮一杯政當恁麼時居士又且以爲如何試道道看

示文印禪人

祖印繇來無篆字如何文彩已全彰除非自解親提起未免隨人話短長文禪文禪且作麼生提起也直饒提得起更要汝打破來方與相見

示鑒宗知客

古云三賢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此宗旣十聖不能達汝且作麼生鑒須知衲僧手段繇來迥別吞佛祖越聖凡融古今離學解如巨靈劈太華一劈無餘長鯨吸滄溟一吸到底自非恁麼猛利恁麼力量而欲洞鑒此宗爲克家種草甚難甚難德山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知歸韶陽叅睦州於掩門撥腳處契悟雖師家鉗鎚妙密使然亦係自己夙稟英靈所致此乃宗門中第一等人汝又不妨借以爲鑒忽然鑒得他破咄德山韶陽二老凍儂正好喚來掇茶

示江以初

最初一著不可名模擬涉思惟劒去久矣試問以初居士到此如何轉身切莫自昧風光帶累傍人叫屈

示張魯白

欲洞明祖翁家裏事不必更問別人別人所說底書底是他家裏事於居士分上總無干涉直須自己牢固腳跟向未生已前一覷覷透便解騎虎頭收虎尾爲如來種草否則未免虛棄居諸被亂藤短葛引將去矣然長慶者箇說話猶屬諸方舊套還有尖新句子待居士五蘊山點頭時再爲道破

示宣首座

從上尊宿履踐此事直是透到無纖毫過患處方敢居人師位自然應用接物不失其宜收放拈提著著有據豈似而今列刹相望銜利沽名混亂正宗瞎學者眼甚至自作請書而乞住院自揚已醜而濫付人如此等輩雖處一方擁百十衆打板過堂亦奚益之與有所以云多虛不如少實多言不如守默古人乾乾惕惕向深山窟谷中長養聖胎鏤頭邊覓一箇半箇報佛祖恩者大都爲此韻峰公親予有年甲申冬曾受囑矣茲移舟去長慶求書一語爲則余故以今

時可痛可悼者曉之至於臨濟正脉奪食驅耕手段諒已久諳不用山僧畫蛇添足也

示獨露道人

佛祖闢域衲僧慧命非大根器大力量者不能透入負荷得去道人數十年來屏去紛拏留心此事亦肯負荷亦有透入處但機語敲磕似欠精純更須勉旃方爲全美雖然閨閣之流尤不易易也山僧平日無甚沙糖蜜湯甜人口舌旣到這裏一任笑殺傍觀壽誕在即謹以如意爲贈佛法耶人事耶汝自知之不可忽不可忽

示天申西堂

扶荷正宗要有把持有骨氣孤迥迥地不比流俗阿師上人門戶希名苟利設或得一住處正宜謹守埋頭時節到來自然香飄果熟及夫接引當機辨別邪正切莫造次匹之等閒冬瓜印子東搭西搭使一等焦茅惡稗混入我法門中也汝其執此以自勗歲在庚寅夏五金粟元山僧書

示雲渡鄭居士

雲渡居士與山僧素未相識偶於梅谿院中一晤宛如夙契臨別袖紙求法語以爲徵證山僧自思尋常

無法與人如何有法語書與居士耶雖然無法之中亦有法焉無說之中亦有說焉君不見六角亭前小釣垂一溪春水綠漪漪蘭舟桂櫂歌聲滑似與維摩對語時卽此是法卽此是語居士但恁麼信去方知衆禪念佛相去不較多也

示筆浪維那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此遠祖白雲端和尚頌也上座是楚地人今旣已承嗣予須有恁般作略恁般機用方可爲人天眼目與從上一隊老瞎驢蹄角相肖予

病後筆倦不欲多書幸自知之無隕厥聲可矣

示香海書記

紹隆佛祖慧命以平正心術爲基本孤孤迥迥一切隨緣或遇著本色禪和深錐痛割使伊驀地知非久久推撥弗去纔是好手決不可欲速見小取笑大方如布袋盛灰到處成跡若夫胸襟內流出筆尖上寫來亦要觸目光新不失單傳直指之道而後可垂繼無窮衝樓跨竈者也

示印侍者

臨濟宗風流傳千古皆英特俊流克紹負荷決非劣

根躁進者所能希倖萬一年來法窟濫觴大可憐憫
金粟無甚閒氣力與他角短較長唯杜口省躬圖箇
安靜過日足耳雖然一槩與麼去臨濟宗風何止掃
地而盡所貴後生具老成節操毋蹈今時蹊徑便是
不辜山僧呼喚處而可與異日商畧大事者也

示典舖王奉萱

苦樂逆順境緣迷盡多少人亦悟盡多少人迷者遇
逆則生苦遇順則生樂因樂起貪因苦起嗔妄業熏
成轉轉弗已愈見其迷矣悟者遇逆不以爲苦遇順
不以爲樂因逆修定因順修慧慧定圓融日積月累

益見其悟矣然而此等境緣雖屬定分以智眼觀之
總於吾道無所礙也且作麼生是智眼居士試向動
靜閒心中真實體究自然寶藏豁開獲大受用政當
恁時忽若有人持東平鏡趙州衫來不作貴不作賤
汝又如何還價山僧立契券已定待居士討箇分曉
證據始得耳

示溥西堂

六祖下南嶽讓至我徑山老人爲三十五世源源有
準代代無差究其肯歸無非廓揚正眼展演全機徹
底爲人直截痛快并及驚蛇打草鬼出神偷布網張

羅據欵結案總從自得自悟中來所以一摸脫出如鏡照鏡似空合空無半點諠訛無絲毫滲漏脉遠流長歷年而愈光大也聖墨公受囑已久茲祇關入鹽省觀余廼書其從上相承大槩若此復拈一偈以盡之云正脉流傳光且大祖孫相繼振家聲箇中機用天然別要在當人勉力行

示道眉侍者

鶯吟燕語麥秀花香頭頭是道更不囊藏咄與麼說話賺殺人何故爲伊大熟成現日見日聞無有能知是道者或云道在日用日用不知只此不知處便是

真知處咄與麼說話秦山土地未肯點首在初學後生不向這裏抖擻精神真參實究往往遇苦樂愛憎境緣擺撥不下如何抵敵得生死耶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又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果欲抵敵生死且將此兩轉語刻刻提撕焉忽眉尖放光咄是什麼道好與笑三十年

示解爲書記

古人爲法真誠動經二三十年不辭艱苦凡所見聞有一言半句利益於身心者皆信受依而行之故末後子孫綿遠正脉光大千百世下猶令人想慕焉邇

來宗風淡薄禪流多弗自信東舍挨冬西隣度夏啾啾唧唧鼓煽是非每遇上堂小叅普說等事似鴨聞雷如風過耳要明佛祖向上機撐持大法那裏洎在柱上座親近予雖未甚久然而一片真誠與香林遠公紙衣記錄者率相類予嘉其行遂以重荷託之至於出與不出爲人不爲人之語宜自辨取予未敢學螺贏之負祝螟蛉也

示菓舖宋華卿

真實做工夫底人就所叅話上打成一片雖在鬧市街頭著著有箇轉身處驀忽不覺不知秤鎚撲落方

信鄭州黎青州棗原非別物等閒搬弄出來便覺光鮮奪目騰價百倍德山老瞎禿與汝運水添薪臨濟小厮兒正好量米打碓若或把捉弗定半信半疑卽珍貨滿前盡屬眼中青翳生死要緊事何日了耶流光似箭鴉鬢如霜華翁華翁幸其勉諸

示正中上座

何以止謗曰自修何以息爭曰無辨文中之言實足鑒也山僧出世十餘載膺此莫大叢林挈挈波波受盡疑忌訕謗其所以疑忌訕謗我者皆是生平自命爲護法爲宗師爪牙捷便貪利圖名與庸俗等比嗚

呼法道不古世情可畏有如此哉何況汝在學地中
操持未久疑忌訕謫固其宜爾但能維之以正守之
以中日用活卓卓地上無忝於佛祖下無愧於朋儕
自然水到渠成風行草偃雖彼疑忌訕謫亦且化而
爲敬信矣只如德山臨濟出世弄箇驚天動地一著
子到衲僧門下不滿一笑汝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
忽若逢人問著也須解笑解弄始得

示恒一知客

客來須看賊來須打忽然半夜三更人面似賊賊面
似人有什麼辨處這裏儻侗不分生平眼目何在倘

若一齊放過性命已落他手裏了也靈利漢纔聞舉
著如水上捺葫蘆活轆轤地便能擒虎兇辨蛇龍刻
除佛祖命根與大地衆生爲冤爲害其或未能文殊
舉起玻瓈蓋非惟對面悄然抑且韓大伯不禁傍觀
拊掌矣恒一公以予將遠行袖紙乞書故述是語以
策之時甲午季春之二日

示文卿吳居士

生身父母人人已知本有爺娘箇箇不會若欲會得
本有爺娘當於二六時中返究本有爺娘畢竟落在
何處時節到來築著磕著覷體分明隨機露現所謂

累劫冤親藉此解脫何況生身父母弗復安居也耶
文卿居士母孔氏壽登八十而逝茲欲回洞庭治喪
懇求警語遂書最緊切一句以感發其痛腸庶幾風
帆之下正好思惟哀慟之餘無有退悔云薦偈附後
偈曰擊碎洞庭波底月翻身露出碧珊瑚從茲踏遍
無生國歷歷清光永不孤

示照禪人

衆得到說得到又須行得到行若不到則所說所衆
終屬虛妄如今時一等阿師希圖大利改易常規自
以爲條令斬新森嚴莫犯及乎待人接物全然行說

不相應甚至狐媚汚邪傷倫蔑教剋衆口以勾結貪
夫乞書帖而誇張體面簡點將來成箇什麼邊事然
雖如此就中不爲所愚弄者能有幾人耶具眼禪和
手段迴別設或等閒借路經過何妨倒轉鎗旗一挨
一拶教伊滿面羞慚方顯汝生平衆學分是卽是異
日有把茅蓋頭汝亦當以此而自勵也

示隱知客

品詣衲僧不必在衆禪學道上驗其生平就尋常待
客迎賓一言一行或真或僞或怠或勤便已覷破了
無遺蘊矣然而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

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
不以意選學者若是則品詣稍僧又豈一言一行所
能攝哉隱上人出入叢林有年言行悉本端正予亦
驗之甚久茲因所請聊述數語爲據忽若問參禪學
道畢竟如何但矢口應曰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海鹽縣陳氏夫人法名超慧捐貲助刻祈令郎
張階鴈塔高登鶴齡彌衍并合家平安者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十八終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十九

嗣法門人超宣等編

法語下

示友荃孫居士

何物高於天何物厚於地何物逼塞於虛空何物養
育於羣類從上名公鉅儒如裴張白趙蘇黃輩皆不
離富貴功名荷擔此事只恐人不自覺未免受他籠
罩無繇出頭耳果能痛念迅速光陰時時著緊照破
世間緣境同一空花然後將省要話頭提之又提日
用應酬迎賓待客都是下手得力處忽朝藩籬剖破

全體現前回顧裴張白趙蘇黃輩原來鼻孔亦祇在面上丈夫氣骨豈肯讓人選佛選官莫輕蹉過惟冀力行之深造之

示石軒侍者

國師三喚活曜臨門鳥窠一吹羅睺入命趙州關劣不關勝弄假肖真鹽官扇破索犀牛拋鉤擲釣山僧尋常待汝總無如是體裁但有事卽喚無事便休布毛自己抖擻扇子自己簸搖誰勝誰劣各人分內事各人照管而已大根器大力量底漢不消絮絮叨叨直下一踏到底管取烜天赫地若只半進半退欲圖

速效以軼先賢將恐後來打入骨董隊裏不可救藥也章侍者相從數載深得予心予故書其所以然而又示其所當然者誠能依而行之則吾宗端有賴矣

示一葦藏主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一大藏教是箇切腳畢竟切那箇字汝旣爲吾藏主還識這箇字麼華亭澤畔鶴唳鶯啼明發門前水流風動點畫時時顯露絕無玄豕差訛直下便透藏有餘輝設或疑朦主不勝藏矣昔有僧問藏主字主良久若道伊不識字爭奈是藏主何若道伊已識字良久如何便喚作

字耶山僧更爲汝頌出頌曰信腳踏翻華藏海輕移一葦度前溪瞿曇面孔曾親見箇字調音總不迷

示西孟唐居士

吾無隱乎爾先輩名儒講之甚熟爲什麼黃山谷被晦堂一拶卻茫然不知落處此豈有玄妙道理綜錯其間祇爲伊向玄妙中求所以轉求轉遠也後侍堂山行巖桂盛開堂曰聞木樨花香麼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可見解說話人不在多言只消輕輕點撥尼山骨髓佛祖面門悉已當前顯露山谷頓領深旨時至理彰之語信矣山僧今亦有箇無隱頌奉送居

士歲晚何妨醉春來尙擬遊玉梅三兩樹觸著便心休但恁麼會去晦堂山谷眼睛都在居士腳板下

示始安禪人

情濤洶涌識浪動搖萬惑交叅翳昏日甚吾知其不能安也若要能安須究本始所以先聖不忍坐視帶水拖泥多設方便教人看話頭去妄就真至于大休大歇田地而後已夫大休大歇非安乎八境之風吹而不動二障之塵蒙而不昏十方廓爾一性圓彰佛祖聖賢弗外是矣嗟乎流光易邁時不待人世間虛名浮利一切境緣總屬夢幻汝當知之策之著寔用

工便是安身得力處也

示針工孫萃芝

一大藏教貼肉汗衫千七葛藤禦寒破襖倘非具性燥漢向赤條條處直下承當未免返被牽纏無由解脫更或執此裁長補短打領刻襟要與本來面目相應遠之遠矣雖然從上也有箇方便樣子可以取則今試爲汝舉看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果能二六時中捏定拳頭咬定牙關單把這則公案密密覷忽地猛然覷著當知一大藏教千七葛藤猶如蜀錦吳綾廻龍

舞鳳倒用橫拈總是自家活計豈不謂之了事丈夫而出類拔萃者乎萃芝居士持白紙一幅求示予嘉其志向而乃爲是哢哢也離此別覓名言請以問之東村學究

示閒然馬居士

英特俊流掉得源頭入手便能覷透從上老禿奴殺活人底大手段如龍戲水似虎靠山草偃風行萬化千變著著非泛常者比蓋其靈光廓徹眼目精明一路生機初無倚傍龐蘊公一口吸西江張拙秀才一念不生全體現無垢老春天月夜一聲蛙李彌遜天

津橋上忽躍馬是其人也苟非其人處紅塵鬧市中佛法世法未免打作兩截生死關終不可破尙復望施機應物與從上老禿奴相肖乎昂道人一條脊梁硬似鐵其蘊成佛作祖氣槩匪伊朝夕矣茲來明發納原本契書山僧遂與親僉花押去後隨緣飲啄善自保任切莫置之冷地而辜負予也

示米梵上人

撫養出自父母人情之常撫養出自外祖人情之變處變而能安居常而不殆則外祖撫養之恩較之父母尤不可不報也然欲報恩當先究這報恩一念畢

竟從何而起就裏勇猛提撕時刻靡有間斷忽地夢眼豁開便見自己安身落處與外祖同在光明藏中把手並行歷劫不相違背更說什麼報不報又何待索予言而能爲報乎梵上人來說及外祖撫養緣由乞數語以展孝思予故示之如此復勉一偈云孝爲入道基信是修行本修行聖可登入道恩無損君子貴溫溫謙人思蹇蹇一顆明珠掌上擎寒光洞燦千華苑

示傅超舜

這一條潑天大路坦坦平平無有荆棘不論老少男

女皆可依而行之但行貴有準過疾則易疲過徐則易弱不徐不疾不計程途步步踏前到家可卜矣只如最初一步畢竟向甚麼處下腳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破草鞋脫與汝了也居士要行這條大路似此等破草鞋穿著亦免不得

示竺先田居士

上根利智入此門來不用摘葉尋枝只消就根蒂下一刀兩段生平積滯瓦解冰消譬夫逸驥追風瞬息千里雖有長鞭靡所用之得到與麼田地便解呵佛罵祖撥月敲雲或淺水灘邊與牧豎漁夫同唱和或

寶華座畔與銅頭鐵額結冤讎妙用神通品格意氣總無過此邇來假鷄惡種分布諸方者甚多若非眼目精明洞破真僞未免茫然失宰枉受熱瞞故曰參學須帶眼眼正則所參所學俱正矣昨居士明發相見欲求數語爲究竟遂并書及政當此時忽有問居士刀在什麼處又且如何抵對不可辜負來機作恁般休去也

示玉宇善友

凡欲殺生者當作自身觀自身不可殺物命無兩般此古德垂示語也然正當殺生時能作自身觀者寧

有幾箇嗚呼殺愈多而罪愈重死死生隨業受報互相酬償又何足怪乎玉宇丁公入丈室中乞戒殺文爲警策以懺悔前罪予應之曰汝若能懺悔前罪則殺業當下冰消矣聞文安用耶古廣額旃陀羅日殺千羊一日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看他恁麼做次何等直捷何等氣概居士腳在肚下豈肯讓伊是則是也須踏著寔地始得

示子還姚居士

孔經國史諸子外篇居士家尋常茶飯然而語言浩瀚章釋紆繁箇中喫緊處何何處下手耶惟是當人

本來一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圓陀陀沒塞礙光爍爍絕囊藏就裏構著毫芒便見佛祖與已無二已與佛祖不別應用隨機頭頭始覺得力耳居士齒德俱優兒孫滿座晝夜六時無甚閒事牽擾無甚餘念繫戀不此之務而更誰務乎只如最初下手處畢竟作麼生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但恁麼看

示印先優婆夷

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汝且道這一法在森羅萬象內耶在森羅萬象外耶離卻森羅萬象汝又喚甚

麼作一法耶機先薦取差之毫釐句後尋思失之千里雖然吾今試放汝過待汝尋思得著時然後爲汝一印印定也未遲

示定安禪人

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此古人定安大槩也若夫情緣躁擾意識紛馳內主弗寧顛倒迷昧欲求其定與安也詎可得乎後學初機倍加惕勵則旦夕無虛棄之工心性易明德業日進矣捨此而別求定安方法吾未之前聞也

示佛覺禪人

汝旣做晦珠長老侍者又是伊剎度之徒須不怠最初本志勤苦修持造到乃佛乃祖田地而後已若或央央庠庠墮在今時邪蔓惡種窩裏則無騰躍時分埋沒一生矣況爾師曾有偈示云聖箭今朝已入手尋常孰敢犯當鋒異時拈向人前放射透陽城第幾重只此數語汝之生平事業都在裏許會則終身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汝切莫作等閒得容易看空懸冷地供養便當了局今汝師去世已兩年矣離師太早不無中道拗折之虞更宜親依老宿再歷爐鎚庶幾一枝聖箭收放自由而可爲汝師出一口氣者也

然山僧恁麼說話雖是徹底婆心旁觀者未免咬齒
汝其知之勉之

示守空上座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證得虛空時汝身與佛同頭頭
無滯礙處處絕羅籠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一枝華信足春風空翠庵中越樣紅雖然如是山僧
已合喫三十拄杖何故不宜誤陷平人

示爾邁秦居士

不思善不思惡政恁麼時如何是居士本來面目不
思善不思惡政恁麼時灼然是居士本來面目具逸

羣氣槩丈夫纔聞舉著如良驥顧鞭影而行又如關
雲長提百二十斤刀入萬軍中取顏良不見有退怯
之相方與此事相應然道無難易難易在人苟或機
思遲鈍仍不妨把此話頭日日提撕日日研究歌樓
舞榭鬧市空齋乃至簫鼓齊鳴車騎互發盡是觸著
磕著透露風光底時節既到與麼時節說有說無說
非說是說權說實說妙說玄殺活縱橫無不在我所
謂得底人恁麼不恁麼總得也爾邁居士不離世緣
仕路而能研究此宗其實蘊藉誠亦火裏蓮花世
所希覲茲欲別入京都因書數語以爲途中警策倘

異日者踴翻佛祖曰窠摸著衲僧巴鼻六祖明上座
自當望塵趨拜豈待馬首歸來山僧助喜已哉

示新剝度此實

世間有三種累累殺多少人三種累者何身口累妻
子眷屬累財物家火累世人迷蒙弗醒被這三種累
起了許多貪嗔受了許多煩惱造了許多惡業業報
輪迴生死苦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殊不知這三
種累都是虛幻底四大色身食息強健一口氣不來
時還由汝躲避麼現前妻子眷屬恩愛難捨一口氣
不來時還許汝替代麼財物家火尋常受用一口氣

不來時還容汝擔帶麼既然不由躲避不許替代不
容擔帶則此三種累累是累人切勿妄認戀著執爲
已有直須勘破放鬆隨緣任運向生死事上發大勇
猛精進心參透本來面目與佛祖同坐同行同修同
證是乃稱世出世間大丈夫也古聖有言毀形守志
節割愛辭所親出家弘聖道誓度一切人非此之謂
乎元甫居士年五十六忽然勘破這三種累逐件安
頓得宜遂持齋削髮披緇受戒其力量擔當大有過
人者予爲取名曰超幻號曰此實蓋直許其能超幻
緣而重勉以實參此事也且此事如何實參得透去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撰述
聽取一偈節屆中秋月正圓善人圓頂亦如然從今
力掃迷雲障萬里神光耀碧天

示天昂續庵二上座

荷續此事寔非容易譬如負千鈞重擔向獨木橋上
過寧不戰慄寒心者哉汝今既闖入這保社去後亦
宜昂藏保慎不可草草匆匆貪圖穩便學一等庸販
之夫沽名鬻利了生平事業也囑囑

示雪上人

世尊雪嶺修行二祖雪庭斷臂真心卓見雖富貴憂
患當前灼然不得而移奪所以末後光明烜天赫地

孫孫子子紹續靡窮豈似而今底徒弄三寸鼠光巡
門傍戶全無主張見人道好從而好之見人道惡從
而惡之殊可憐憫衲僧家箇箇具挺特氣概既出頭
來當直截荷負以真修爲急務莫只面前背後言行
差殊如蚯蚓化龍逗到下稍依舊喫泥喫土僧問古
德云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時如何德云放下著汝且
道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又放下箇甚麼此去倘遇明
眼人一任舉似

示一嘯藏主

真正道流踏著向上一脉不在輕舉躁動急於人知

須是二六時中硬剝剝地孤迢迢地無絲毫偏黨無絲毫倚靠因緣湊合自然水到渠成反是而欲勉強出頭譬彼春風桃李非不可觀但穠郁欠久長耳若乃蒼松翠柏勁節高標縱遇雪凍氷侵堅貞益見儒者有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又云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何況爲人天師範而可欲速見小乎此等話端係上座終身樹品邊事故山僧嘵嘵及之至於全體作用縱奪施爲看汝手段活脫山僧不敢捏定一邊教印板上依模打將去也

示玄池香燈

汝以白紙一幅求我寫畢竟求我寫箇甚麼若要詩與偈此時工絕律者固有其人若要法語與文章我肚皮裏那有許多絡索若要隨意寫幾行持去供養我真書不會草訣未能塗污了這幅白紙也似可惜數日冗忙同汝輩搬泥壘土鑊頭邊作活計且亦無這等閒工夫不如就汝本經上夜夜點火焚香朝朝折花換水驚忽火光爍破眼睛堂內聖僧自爲汝證據也況綠楊鎖岸新竹搖風曲蟾低笙田蛙怒鼓是一首好詩偈是一篇新法語是一部大文章汝不仔細推窮返來覓我死句奚裨乎雖然死句也解活人

只恐汝當前蹉過

示卓庵西堂

少室宗風單傳直指無甚花言巧語與人作道理搏量唯許英特之士向根蒂下打將出來自然掀天括地動衆驚羣謂之烈燄聚謂之摩尼珠謂之奮迅獅子謂之金剛寶劍盡世出世間法靡有能過之者德山未離蜀時眼空四海及至龍潭於吹滅紙燭處豁然大悟便將生平疏鈔擲之丙丁水潦和尚於馬祖踏下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跂步大方無如二老性躁直是俊鶴快

鷹也趁他不著豈近日引蔓牽枝七又八筭倚聲附勢煽是攻非者所能擬測其纖釐哉是故我輩道流根源既正則發諸語言見諸行事亦無不正然而不正者客或有之閒居獨處得座披衣凡此時中急宜黽勉操持以無負所舉也

示道存禪人

入叢林親輔知識莫問院之大小衆之多寡錢穀之厚薄十年二十年衝寒冒暑捨安逸就勞汲汲孜孜打罵弗退纔是真正道念叅學作家然而親輔非止一端已也有以道德親輔者有以識見親輔者有以材

學親輔者有以身命力行親輔者寸長尺短各任所能要不失親輔之大體耳上人親輔隱野公甚久如上所言躬自歷過但不知三喚汝曾三應否東司頭汝曾聽說佛法否扇子既破汝曾還犀牛兒否家肥生彘子國霸出謀臣忽地猛省一番也無難事山僧重宣數語以爲懸記親輔多年已有因萬般施設契天真更須培養和平福方羨叢林無礙人

示獨明堂主

裂青衿而披壞服拋鄉井而適吳邦此箇志尙未入明發門已知之矣獨惜明發門下無物與人不曾與

汝作冤家亦不會與汝打藤葛只有一所放牛場水足草足非窄非寬戴角擎頭也由汝眠雲踏雪也由汝而今且喜養得純熟又要換轉鼻孔別尋去向呵呵何處非祖翁田地但犁耙上肩時較難耳古德云寧爲其難莫爲其易兢持謹守厥後自有一段好風光也

示西目維那

西目奕公丁酉春受羅漢囑矣秋攜囊入超果相伴結冬復隨至明發經春度夏益不以得少爲足而期躋閭與力挽末學之頽風也偶一日因事告歸并倩

楮先生求書數語山僧笑曰子惡乎書哉透徹從前
向上機當陽拈出電光飛羅漢冬瓜印子已剗破面
門了也驀然坐斷孤峰頂白棒掀天振祖基法何不
信受奉行好就這裏信得及行得去則孤峰頂上卽
是十字街頭十字街頭卽是孤峰頂上釋迦彌勒拱
手歸降臨濟韶陽吞聲飲氣以之振祖基無基不振
以之酬師德無德不酬正法眼藉此流通惡邪見由
茲寢息是則今日共住之心多年猶子之誼而不勝
遙望拳拳者也倘或言行相違意識相左雖境緣滌
天滌地祇成箇昧本漢有甚交涉乎古聖方冊紀載

昭然時流屢歷亦足殷鑑慎之慎之幸勿掩聰而出
轉笑予之多言也

示錢門超恂劉氏

身局閨閣中纔二八年時便能發大信心皈依三寶
雖家居薰習使然亦係夙根培植所致二者固缺一
不可也信心既發諸佛現前所以經云信爲道元功
德母信能必到如來地又祖師云卽心是佛心外無
佛若然則信心豈容易發哉幽閒無事試將此心朝
夕推究驀忽徹去方知行住坐臥穿衣喫飯呼奴使
婢以及語言喜怒等處盡是佛心盡是佛法盡是自

撰述

已無窮寶藏而與古昔鄭十三娘作用不移易一毫釐也

示月川維那

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峰寒色從上作家
匠首皆具這箇眼目這箇機用所以驚天動地峻峭
孤巍湊泊他不得捫摸他不著臨濟遠祖云我二十
年前在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
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
出云某甲下手濟度與拄杖僧擬接濟便打蓋其平
生徹證超出過量不與時輩合水和泥者比此便是

正脉便是源流便是耀古騰今大人境界也後代兒
孫碁分星布未免刀刀彷彿魚魯參差祭學人到此
若善甄別則涇渭妍醜自分耳然山僧恁麼道非惟
凌辱先宗是汝覲體承當切忌喚鐘作甕

示印明書記

顯示當人頂顙一著子不在多言只消輕輕撥動便
已飛沙走石瞎卻人眼了也若於世間文字上搜尋
粧點許多花柳枝葉雖茂根本枯矣是故有志衲子
出入叢林要與一切佛祖結冤雪屈一切衆生釋縛
去粘須是直截單提脫離窠臼方契合老胡深旨羅

山云我這裏祇有一口劒劒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快哉斯言知音者少隨羣趨超大隊漢島足以語此哉

示超奇善友

人非生知貴在力學學而計之時日積之歲月未有不成就者設或一暴十寒吾知其不能進矣參禪亦然時而鞭策日而揣摩歲月無虛度之功終身有實證之驗祖翁田地四至契書一一分明一一了當名爲絕學無爲閒道人也雖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且道節角在什麼處試下一轉語看

示超慧陳氏夫人

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此是黃面瞿曇初證初得時大開口縫爲今古人立箇定案也何名智慧德相卽當人一點常光照天照地最微最妙至虛至靈不可思議境界是也何名妄想執著卽當人日用之中隨聲逐色恣縱虛妄胡思亂想不可遏滅境界是也妄想無暫停執著無暫解智慧德相如何得現前透露乎所以善知識見人問著不論男女是男是女便與劈頭拈出宿有靈根底直下知歸更不在絮絮叨叨其或未能領略父母未

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且將這箇話端回行住坐臥處密密提撕刻刻窮究無絲毫間斷無絲毫起倒自然妄想不生執著融化忽地築著智慧相觀體現前寶藏豁開受用靡盡方信黃面瞿曇眉毛亦只在眼上也譬如明鏡被塵垢所翳須假磨治之功鏡光始現未有磨治日久而塵垢日積者良由當人弗肯用力耳武原張門夫人知有此事而欲參證了悟遂因其所請書數語示之并贈號曰智幢蓋冀其智慧如幢光明特出爲今古人立箇標幟也政當恁麼時喚作智慧德相早已描畫虛空喚作妄想執

著大似塗污自己明眼人前足發一笑

示駿卿馬居士

做成佛祖底人無一念要做佛祖若有一念要做佛祖便是馳求妄想不療之疾只就自己生死事上打得透徹佛祖自然而至也近代禪流不曾察究自己事先要做成佛祖殊不知佛祖是什麼面孔是什麼長短如何做得如何成得卽此要做佛祖一念從何而起且於佛祖分中還容得著麼然與麼語話猶滯一邊未免後人據款翻案今乃再爲說曰做成佛祖底人須念念要做佛祖若念念要做佛祖則勇猛精

進直路向前不到佛祖地位不肯休歇譬如官人發意到京城幹旋要緊事業中道而還無是理也駿翁居士初不信有佛祖并不信有做成佛祖底人偶一回頭便欲學做佛祖與做成佛祖底人眉毛厮結鼻孔厮挂非具大血性大力量安能瞬息千里騰霧逸羣乎卽此學做佛祖一念試問居士又從何而起而於山僧前後兩說孰可孰否一一辨之鵬弓隼旗畫戟霜刀拈來皆佛祖機皆自己受用物也所謂入得此門千足萬足再經作家爐鞴殺佛滅祖亦不難矣

示珏峯上人

不負最初行腳志盡此身命靠著明眼宗師十載八載忽地遭他毒手所有伎倆瓦解冰消全體活鱗鱗無礙無拘便可隨處作主顯揚佛祖拈不出底生機爲一切人抽釘拔楔打鎖敲枷謂之教外別傳向上關楸趙州茶雲門餅德山棒臨濟喝總無出此也其或東泊西飄南尋北覓非惟虛費草鞋錢抑且雜毒入心結成痼疾不可醫治矣珏上人從鷲公法侄甚久真實操履誠弗易得嘉平前袖紙求書子故略陳其大概以助喜云萬庵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

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嗚呼古人吐句發言赤心片片汝宜痛念戒懲倍加堅固他時異日別當有好消息來也

示體空上座

大圓鏡體本自空寂妍醜諸像隨至而彰吾人心體空寂亦復如是是故名爲體空也三世如來證此體空成正等覺十方菩薩依此體空圓修聖道無邊衆生迷此體空沉沒生死死沉沒轉入轉深積劫輪迴靡由解脫豈不大可怖畏乎於是諸佛菩薩發大慈心行大悲行出諸語言徵諸事迹種種方便種種

哀憐無非救一切人去矣明真達此體空之理耳能達其理則不離世法而卽佛法不斷煩惱而證菩提將見諸佛菩薩與汝覲體無二汝與諸佛菩薩覲體不別也體空上座老年出家實修爲衆非泛泛負空名者比因乞語遂就本號書以勗之庶幾無負此體空云

示南玄董居士

叅禪學道先從信心而發信心約有三種第一須信自己與諸佛祖本體不異第二須信佛祖留一言半句開示人灼然有箇悟處第三須信世間幻緣皆障

道之本不可貪戀執著苟具如是正信將不得喚作拳頭畢竟喚作甚麼一句子時時提撕默默參究一切妄境妄想搖撼弗動管取日用得力常光現前萬別千差銷釋立盡也若或半信半疑前前後後話頭提不起工夫做不上譬諸行路十步九歇豈能容易到家乎居士正信已具又肯入我門中求指點工夫下手處但依此說篤而行之實而證之他日相見便解呵呵大笑笑山僧潦倒無能錯向筆尖下註腳也

示沈慎齋居士

慎齋家居亭林鎮爲人謹厚奉佛精勤嘗攜諸同輩

運載資糧入名山設供叅禮知識深求大法風霜雨暘往還弗倦亦可謂夙有緣種濁世津梁者矣予領超果院事時曾來聚晤兩次過此以後杳不相聞也今日沒興重逢宛似隔生面孔惜乎山僧這裏無法可深求無知識可叅禮不過杜門守靜與數十間漢做箇穿衣喫飯僧耳汝真要叅禮知識深求大法須向七佛已前威音那畔一踏到底如虛空具舍萬像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徧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塵塵刹刹是箇解脫門方稱了手否則祇是住相布施隨流起倒雖齋百千萬億衆皆有爲

功德邊事於大法尙隔無數層也昔有僧問甘贄行者云行者接待不易贄云譬如餵驢餵馬汝且道甘行者與麼抵對還明得大法也未思之思之

示照明禪人

汝求法語要我寫七八句我云法語有何定準多則千句萬句也有少則一字半字也無汝若向少處商量就中卻有千句萬句恒河沙劫談不盡汝若向多處理會就中實無一字半字蠅螟眼裏著不盈除非自己一旦知非漆桶子墮未能覩破源底也今且寫七八句與汝本有靈明不分老少坐臥經行迴光返

照正眼豁開通身奧妙達磨瞿曇只堪一笑正恁麼時畢竟喚什麼作正眼咄

示天衢李居士

栗棘蓬吞得下金剛圈跳得過殊不知自己是箇栗棘蓬更教誰吞自己是箇金剛圈更教誰跳大小楊岐飛沙走石瞎人眼睛好與三十棒這裏見得通天衢路任汝往來沒孔霜柯共我吹唱反是未免局守一隅隨浩浩塵中消磨歲月矣初心之謂何而肯以自負耶

示日本逸然禪德

逸公長老閩產也居扶桑日久風俗語音籌之甚熟嘗念古印原夢隱諸禪宿入中國問道而徑山虛堂老人曾在此方闡化迄今語錄昭布若素若緇悉知有宗門向上事我黃檗琦法兄應長崎之請三四年來道法隆崇尊卑膜拜者爭額曰活佛嗚呼逸公首倡之誼羽翼之功豈少也哉一日遠寄書儀求福嚴本師法語并囑及索予數言附艫而去是不思大海汪洋之水而欲嘗希微一滴之味顧予又何敢向若以售耶雖然大海水也一滴亦水也嘗一滴之味大海之水無不同也夫法海無邊覺源浩渺佛祖衆生

平等受用只因有迷有悟有妄有真遂有生死海解脫海別路岐途種種名相若是利根逸羣之士自能一吸吸盡如神龍巨鯢衝激變化散爲雨露發爲波濤直得佛祖退避無門衆生瞻仰有分茱萸之涓滴弗存雲巖之碧湛湛地道吾之白浪滔天總不外是矣果到與麼地位不妨大家啣水傾潑一滴也由汝大海也由汝收大海歸一滴也由汝點一滴成大海也由汝奚須覲面萬千里外早與子相見了也未季叅徒郵視叢林不肯自信卽日與之談大海水茫然莫測其淺深日與之嘗一滴味泛然莫辨其底止或

淹沉死水或叫渴河邊或望洋以驚或持杯以酌源
頭混濁支派乾枯霄壤懸殊理無足怪茲扶桑佛日
重明人人堅固善根必無此等流弊旁通密護作楫
濟川予料逸公壯志殆未能已

示儀生邵居士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此二語世出世間人立身應世
大概盡之矣如素富貴必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所
謂事君保國愛民及物是也若於富貴上起貪心後
想便是願外非素位而行矣素貧賤必行乎貧賤所
當行之道所謂隨緣安分不怨不尤是也若於貧賤

上形諂辭乞態便是願外非素位而行矣嗟見今人
解說者未解行解行者未解實且久每遇富貴貧賤
境界輒悲喜交集得失縈懷尙安望所入自得而暇
折節相從以容叅證悟爲究竟耶居士夙稟英聰朋
游杜絕但肯生死念頭痛切不患不明斯事帶水可
舟慎勿吝棹綠楊滿路修竹成林富貴歟貧賤歟到
我門時自能一一委悉

示上座

臨濟一宗盛行天下迺子迺孫面稟親承咸轟轟烈
烈具超羣越格縛虎拏龍大手段故無論慈明楊岐

汾陽大慧鉗錘惡辣搆他不上卽慧溫妙道資壽法
燈雖係女流機鋒亦難湊泊汝既有意爲吾家種草
當善操持俾令薰天炙地彼夫儼鬚眉而甘巾幘者
眞計眞見之大

示隱野首座

佳徒領衆世不乏人求其具佛祖肝腸品格超卓者
十無一二此無他人我勢利之心勝耳故善師者必
師古而今時不足法也佛鑒曰佛眼弟子唯高菴勁
挺不近人情爲人無嗜好作事無黨援清嚴恭謹始
終以名節自立衲子罕有倫比普應惺公受囑已久

偶求書法語特舉此則因緣似之至夫操縱予奪諒
汝當機自能主裁山僧不用瘡癥重著艾也

示鍾山維那

轉天關迴地軸就銀山鐵壁裏點開達磨眼睛石火
電光中爍破瞿曇面孔苟非其人安明其事然亦有
是其人而明其事者徃徃龍頭蛇尾墮落今時策曰
此不可不審也青松之下茅屋半間芋火自煨孤孤
迴迴似恁麼纔見些衲僧氣息龍天首肯不首肯何
暇計哉

示石竺上座

佛祖大道如日麗空初非詭異險怪之事但能直心
直行無許多人我是非邪妄諂曲種種過患自然得
入無住心體與佛祖大道冥合爲一也邇來禪流惡
習專務輕狂雖綴浮華終凋元氣較之直心直行者
受用奚啻天淵之隔故曰佛法盛莫盛於此日衰莫
衰於比時斯言有由來矣石公上座親予未久鍛煉
猶疎予何敢以折腳鐺兒遽煩提上挈下然見其直
心直行古樸可風佛祖大道不甚相遠他時異日靜
養密修擴而克之夫豈退落人後予有遠行聚晤難
必廼先委以重任令其自鞭自逼無負予懷是汝當

知切勿看作等閒而忽略也

示杜則林居士

不離富貴功名而能荷擔箇事自古迄今徃徃有之
然此人慧性皆從累劫中修來所以一出頭便具大
氣槩大力量機先領略句外承當眼蓋乾坤口吞佛
祖卽或叅隨未久工力欠純忽於不知不覺中輕輕
受人點撥亦解肆語狂言發明直指之道若此者雖
有頓漸之殊究其到家則總歸一致耳杜翁居士天
資秀拔筆力精雄視富貴如粃糠等功名如甕蓋獨
於向上二著夜不倒眠日不求飽孜孜汲汲以咨叅

見人爲急務山僧受蓮山之請嘗與盤桓來往知其
氣槩力量大有過人者遂不敢以待數十人之禮進
退之而抑其十年前望見之誠也居士曾有語云聖
人傳道示人以不易至而其道始尊又示人以不難
至而其道始大山僧今日據款結案是易耶難耶尊
耶大耶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要且彼此不相辜負足
矣更書一偈以盡之偈曰全身廓落無藏處信手掀
開不二門如意指揮山月上穀城華雨任繽紛

示止言柯居士

佛祖言教巧設多端不過方便垂慈應病與藥要諸

人退步就已向夢幻殼子上啐地一番識得自家主
人公而已初非別有一法實綴於人而可私相授受
也所以古者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又云向
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汝盡落天魔
外道若然者山僧又何法之能何語之寫而嘵嘵葛
藤引人生異見哉止言翁由儒入佛素行足徵偶持
白絹一幅求書法語以爲究竟山僧云汝但把生平
肚皮裏諸子百家文字寔在一邊單看自家主人公
在什麼處忽朝桶底打脫自然海印發光而諸子百
家文字亦著者可據信手拈來不爲分外矣山僧與

麼舉揚是有語句無語句是有法與人無法與人居士試力行深造之便知山僧佛祖與汝相去不多也

示守緣上座

北直守公親近雪峰亘老人有年料理常住鉅細靡不關心更於老人患難之際又能挺身竭力弗避艱險而求以保全之老人遷化人皆勸公承嗣公終不自肯蓋恐蹈近時之覆轍爲少年所効尤也一日與山僧談及此事公甚有難色予謂師資授受非可苟然須正大光明然後事成言順倘勉強而曲從之非惟辜負雪峰且亦埋沒自己矣公唯唯出平日所有

供招一一呈上山僧卽與一一按過他年解拈瓣香薰予鼻孔山僧與亘老人鼻孔歷劫通同汝之不辜負予者卽不辜負雪峰也囑囑

示苞吉戴居士

苞吉居士出入佛門已久而技藝尤精竒一日持所製五色綵華兩樹拱予并索數語爲迺翁蕃林老人七旬壽予見其華枝絢爛生意宛然是真有巧奪造化之手而非世工所能彷彿幾及也乃笑而言曰汝能製世間之華而未能製出世間之華汝能製四時不謝之華而未能製歷劫不遷之華蓋此一華枝葉

繁茂徧覆大千根本堅牢滋培佛祖狀不得名不得五彩描摹不得方所趨向不得唯許汝穩穩當當勇猛精進實契實悟如剪一握絲一剪一切斷又如十字街頭撞著親爺相似快活不徹不待問人知其是否方有少分相應也誠能如是則何親而不報何恩而不酬何福壽而不日增乎更書一偈以助孝道之誠鶴髮童顏仁者壽華堂拜祝古稀年西桃南柏般般在受用還憑地上僊

海寧縣比丘尼通定同徒超聞
助刻祈慧根永固壽命延長者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十九終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二十

偈上

示念佛衆善友

嗣法門人超宣等編

一聲提起一聲親提起聲聲現本人霧散雲收秋月朗海天空濶白如銀

彌陀與汝甚冤讎口角垂涎罵不休驀地豁然開正眼方知步步踏蓮舟

雪獅子

踞地掀天勢獨雄毫光遠映絕羅籠爪牙雖是不曾

動已走狐羣入萬峰

示旻白侍者

紙襖不須勤綴補儂無好句可相爲臨機只要驚頭
棒管取風流撒手歸

寄彥升陳太史時在京師

玉堂春旆擁僊官蔚若祥雲下翠巒欲展奇勳扶聖
世法輪撥轉有何難

示嬾顛講主

五千餘軸算奚窮華雨繽紛講席中防唾已甘辭義
虎奪珠應在探驪龍李公詩句驚殘夢德嶠吹燈起

黑風是事分明重剖析兒男若箇不英雄

寄七星慧上人

七星環勢削天孤可有七星慧劒無收罷試來呈妙
舞莫淹寒匣自相辜

遁庵

迴出人寰孰與同銜華野鶴覓無蹤從教門戶潑天
濶千載寥寥映日紅

示歌者

三撥琵琶唱渭城喉音嘹唳遏雲行何如解奏無生
曲佛祖都教努眼睛

寄亦仁徐居士

亦以仁心扶祖道不難把筆判虛空
大人境界如相問雲外秋霞織暮紅

送亮禪人之天童

廿里松關石徑斜香風吹發杖頭花
入門辨主須端的不是成家便破家

靈石爲太學隱莘乞書扇頭

莘翁與我不相識傳得盛名入耳新
玉尺在躬霜滿鬢雲華爲舌語撩人
千崑松雨惺前夢一榻風光了勝因
何日毘城來借座杖頭點出萬家春

魏智培送鏡

寶鏡持來一照看眉鬚歷的不相瞞
自知撲碎全無力留掛空山奪夜寒

送僧掩關

春風吹破碧桃腮劃地爲關且活埋
他日遙思今日恨出頭仍覓對頭來

示真蔭黃二娘

女中示現覺華開想必靈根風帶來
日用頭頭合本據千枝萬葉蔭全該

書姚其中扇頭

日上三竿睡正美隔窓華下鳥聲頻試將獨得其中
趣誇與鄧居無事人

示湛上人

當機一棒活如龍不落思惟擬議中就地翻身頭角
露湫傾嶽倒萬千重

悼芙蓉玄密禪師

密初住海鹽玉芝山後回
闍於芙蓉寺八月示寂

擦碑磨裙幾度秋頂門眼正迴誰儔玉芝聲價千鈞
重金粟衣盂一擔收盡道初昇天際日那知倏變水
中漚芙蓉影落無尋處長與追思血泪流

示李夫人并諸道婆

諸佛本來汝我無別念者是誰直須了徹菱花影裏
廓全身一道神光賽月輪

示浩然祐然龔二居士

難弟難兄若箇知萱幃日影況遲遲從今莫問鴿原
苦且把堶篋合調吹

箇事何岐弟與兄祇因不薦起迷情等閒覷破娘生
面方信從來共路行

留曉禪人

草鞋踢出路迢迢準擬秋歸慰寂寥何似息心蒼靄
裏隨攜鋤斧斷雲霄物求新人求舊久長難得句須

透男兒駿業後頭多謾把閒情輕自疚

曉堂

午夜閉門愁打睡忽然曙色向東開金烏躍出暈簷
上大坐當軒任去來

書宗驥陳茂才扇頭

白是扇黑是字黑白未分前端的在甚處二六時中
著眼看莫抵茫茫無本據有本據絕疑慮不獨步追
千里風瞥然又見成龍去

化米

三條篋束已多時自笑囊空力莫支一曲微吟秋色

老相逢不用別思惟

示古範上人

以古爲範能範乎古迦文非師達磨非祖夜半晴天
霹靂轟大蟲咬殺玄沙虎阿呵呵莫莽鹵甘草甜兮
瓠子苦

示谷典座

飯桶邊菜鍋裏頭頭應是自家底玲瓏八面盡舒輝
千手大悲提不起提不起今勿辭勞動轉施爲賴爾
曹有日淨瓶趺倒去居然贏得一山高

化豆

磨盤寂寂碧雲封借問誰家意氣濃但使機關常撥
轉無窮受用在其中

寄猶龍李居士

維摩鼻孔知仍舊道者眉原八字分相信不須頻寄
語任他竹戶鎖重雲

留洪禪人

千里來何事寬心罷此行休因微雨過洗落舊時青
忍耐身之鏜恢弘續乃成君不見法遠老卓丁丁水
潏灰拋骨愈劬大抵蓮峯無別念鐵船沒底要人撐
專使送法衣至師說偈云

曾天匝地承渠力耀古騰今絕覆遮既已年來行此
令何妨錦上又添花

示醫士鄒上水

醫國醫人無二道本經本草自參觀杏林春暖花開
後不假砭鍼起痼殘

寄詢野張居士

吹毛雪雪久磨礱不用當場那見功收放果能無觸
住從教血濺梵天紅

送玄策侍者順昌持鉢

無事室中嬾喚呼退身一步是良圖龍宮虎穴親臨

過始信真機不負吾

慰王汝良喪父

趨庭竟日共商量
逗到時來理自彰
此地不留椿樹影
淨邦喜得藕花香
千點泪九迴腸
是汝良心且勿忘
何似面門輕劈破
親爺復見露堂堂

與一化上人

鰥化爲鵬搏九萬大機大用不尋常
頭陀說話無憑準
籤出南華問老莊

悼雲峰朗真和尚

巾瓶共侍有多年
白鹿城離各一天
宗鼎力扛魔膽

喪法幢俄偃祖庭芊
誰云慧日照無曲
幾度臨風恨不全
弟應兄呼今已矣
揮毫書此斷腸篇

書陳亨如扇頭

暑甌蒸人不自由
塵勞火宅較悠悠
我儂示汝安身訣
徹底清風在手頭

示楊百顯

少林的肯沒差互
百草頭巔全顯露
試看舊時烟雨堆
眼睛突出人無數

示鄰庵僧

凌虛閣後玉千竿
翠鎖金風隔岫寒
不識現前活祖

印終須到處被人瞞

寄鄭輝吉

夏去秋來杳鴈音風檐坐睡冷沉沉錐鉤撥著還知
否未可徒然負片心

示慈禪人禮普陀

爛銀高涌響如雷大士全身現幾回要到普陀巖上
見驢年保汝出頭來

示星士

有物先天不露形灼然無尅亦無生如君妙算能幾
箇且看推排泣六丁

哭天童密雲老和尚

天下大法幢兮已折天下大法鼓兮已裂天下大法
燈兮已滅祖佛見之皺眉魔外聞兮喜悅不肯見孫
又何說換手搥胸哭彼蒼泪珠點點是紅血

書孕凌小阿郎扇頭

竹馬閒騎繞畫堂咿啞聲切響琅琅浮雲景物何能
動稭認目前爹與娘

厚庵

此庵問是何年造鐵壁銀闌千萬重縱有巨靈分不
破豁開戶牖在渠儂

輓天木張秀才

不羨琴書別舊遊
畫樓空鎖冷湫湫
龍鍾顏父吞聲哭
窈窕湘筠帶泪愁
愁有盡兮君無盡
此界他方隨所順
要見全身獨露時
年年二月桃花信

示賓石居士

雲爲友石爲賓
一榻清風足四隣
黃鳥嚶白花新萬
里長天絕點塵
好景現前向汝道
箇中主也是何人
戒點燈

無油莫點案前燈
各自相依暗地行
露柱有時忽瞋
著夜深猶見日輪明

題佛手柑

金色如來一臂垂
至今示現滿枝枝
都緣接引婆心
切留待當人正眼窺

題走馬燈

通身無力腳跟浮
倚著燈光趁隊遊
萬轉千迴跳不出
何如直下把心休

爲一我居士薦母

六十餘秋信步行
翻身一踏契無生
不將玉珥和華
掃自有金梭對月鳴
婦道盡母儀成果熟
菩提覲面呈畢竟
何爲安立處大千沙界任縱橫

贈令元徐子

妙齡便讀五經書已信天資邁二徐他日崢嶸頭角
現曹溪路上莫辜余

送儲提舉廣州榮任

霜花拂袖劒光含路過江西入嶺南若遇盧公輕借
問報言近日好同衆
宦海不須愁浪風但憑濟物有慈幢急撐到岸無餘
事萬里晴樓一望中

復海澄李四清

一句全無多少好臨行強索欲何爲百山賴是鄉情

慣且就從前痛處錐

書允中上人扇頭

多時不打虛空鼓兩片皮閒白醖生共聚英流如點
首無錢任買竹風清

復神珠余典史

高山調古少人知雲樹蒼蒼憶子期匪爲宮商誇悅
耳抵緣鄭衛結愁眉若秋晚似懸絲今不再鼓復奚
時一曲遙吟君試聽白蘋風起動寒漪

示針工子僊

峯崖九峰開步嶂潺湲三泖織廻文憑誰好手能裁

剪攤向人間作見聞

寄君輔馬居士

一帶溪山列畫圖扁舟還肯駕來無
后牕影拂松梢月底意深深不用酤

示鳳林高居士

吸盡西江空所有簾籬呼賣滿街春
老龐活計人能委千古無生協韻新

送靈嶽禪師臯亭住山

長安道左垂楊綠人醉春風歌一曲
爭似君家曲調高沒絃琴和聲相續
聲聲引入碧雲阿坐見繞梁拂

荔蘿不屬宮商與徵角水流山峙豈
于他波旬乍聽駭然走德嶠韶陽咸
拱手此曲問從何處來也知冥契十
年久而今正好再三彈莫謂行行識
者難更冀異時重擊節聿興濟北大
江瀾

登金山絕頂

倦餘無事愛扶筇步到山椒思轉濃
長嘯一聲雲影落那知腳下有千峰

寄建寧唐司理

羽書行逼歲無休向倚文星照建州
浩浩公堂虛隱几一聲雷震萬山頭

示尼智學

西來旨絕周遮擬別會隔天涯古木禽啼曙疎林梅
放花眼觀耳聽豁然透佛祖頂顙較弗差豈不見昔
年尼妙總已到家大慧室中聞舉油糍話震威喝出
今意氣堪誇汝其依此爲標榜切忌逢人縮爪牙
送靈雨法侄

滹沱老識陣雲高三要三玄賽六韜後代兒孫都習
戰白虹光拂紫金袍

長慶卽事寄韻峰蓮峰二長老

荒寺欹雲半集鳥我來掛笠強支吾不衰眼力峰千

筆能攪吟菟水一湖碧篆香清欣獨得紫藤骨瘦倩
誰扶皇崗勝地曾分囑爲問年深記著無

示雲隱庵淨上人

裏頭不窄外頭寬淨守已經十載寒直指機將何抵
對白雲深鎖玉琅玕

寄叔晉承甫二居士

胸次能藏萬卷筆力解撼千江到底不留涓滴說甚
襄州老龐

馳求常爲物累得悟宛爾神閒芒鞋幅巾竹杖是處
綠水青山

喜憨璞維那至

劍戟鳴秋世不康
買舟先我渡錢塘
應知此去雲山杳
詎料今來草樹蒼
倦策喜同撐破戶
輪槌煩任震虛堂
他時熱面輕翻轉
勿作克賓孝順郎

惠上人清明葬母回示之

生身母氏已焚埋
本有親娘全不顧
落落零零在頂門
風吹日炙無遮護
無遮護急省悟
杜宇聲中花正紅
清明過了春光暮

示趙堪輿

無陰陽地在何方
請自迴光看莫忘
識破始知來脉

大龍蟠虎踞露堂堂

悼正法禪師

選佛圖成不選官
聲光落落動人寰
淖沱正印腰初佩
景德真燈續自閒
詎料旋嵐摧大蔭
空餘鈍鳥望高山
同條誰似君知己
聞訃幾回染袖斑

金粟丈室前菊花五月盛開因事有感作此

若箇兒男肯自埋
嘗憐近事獨徘徊
黃花也愛出頭早
不待秋光已遍開

薦蔡門孺人

幻寄閭浮五十三
友儀慈訓兩無慚
羅幃忽掩秦樓

月玉鏡空斜鳳尾簪自是全身超露布更饒遍界現
優曇歸根得旨分明在不藉區區作指南

和監寺四句

四十稱強仕風光汝自知倚筇何以贈千古襲楊岐
募鹽

馬師年年不少金粟年年要化淹殺衝浪巨鱗世出
世間無亞珍重衆檀信手揮幸勿遼天高索價

示慈帆直歲

亂雲片片幽鳥喃喃百丈野鴨趙州布衫機先親領
畧氣宇自巉巖法有成規今量水打碓事無一向今

兒
看風使帆慈禪慈禪知不知若也知插鋏寂子小廝

送鐵鼓上座回平湖

祖域高親日未休歸心暫且寄行舟到家句子聊相
贈一喝當湖水逆流

募塑大悲菩薩像

稽首大悲神通無礙一點慈心風月莫賽要識手眼
從何來行行自有知音在

寄東湖張啓英

面目分明何處是湖光斂灩蘸空青老來謾道無思

算同我扶藜倚翠屏

送渥天禪師住靈祐

準擬相將度歲殘一爐松火話般般投書何意山靈
巧分袖顧增玉井寒羅集鳳龍君得計掀翻海嶽世
殊安當年畫棟紫芝現應在今朝拭眼看

僧以訓童爲業寄之

日課虛堂八九子何如法戰化三千年來壯志還存
否試聽春山泣杜鵑

壽型唐徐居士

打翻浮世閒花甲坐對秦山日月高一句全提超劫

外不誇親見熟蟠桃

募裝密雲老和尚像

白棒橫拈生風偃草面目全無起人懊惱恨不當時
直下推倒若云像設所關看來重裝也好好好檀那
莫惜自家寶

送慶化士

爲衆不辭筋力苦逢人定是笑顏開一航春色隨君
去五月山頭望汝來

送霞章上人省母

北堂萱草綠依依娘日倚門寒淚垂此去那堪空手

獻風帆急處好思惟

送澹月上人回里

秀水溶溶是故鄉
蘭舟輕泛興何長
到頭不及秦溪月
靜夜無痕徹底光

離言禪師初住秦山寄之

秦駐山頭久寂寥
君今倚杖氣凌霄
活人句已含春象
陷虎機如撼怒潮
目富不嫌雲萬疊
肚寬何用篋三條
他年曲景牀高坐
一任時流亂畫描

送達化士

象子驢兒骨力雄
成羣踢踏起騷風
一時草料憑誰

委細抹將來在爾躬

晦珠光西堂受囑住東山寄之

高臥東山甘水草
不思犁耙上肩拖
黃梅雨灑秧針秀
鞭逼渾身奈若何

送隱野惺西堂住山

把住牢關線不容
放行一策任橫縱
泥牛夜吼千峰月
莫負山頭老凍儂

示刊字胡季若

刀刻不入那一著
亘古亘今光焯焯
雖然點畫自分
明究竟全無元字
腳說甚聲聞小
果到此猶迷直饒

千手大悲也難摸索道人擬欲進前來引得頭陀笑
滿腮但向刀未舉時開隻眼敢保盛名遠播響如雷
送圓侍者

金雞鼓翅玉欄杆落落圓音透頂寒此去不知如是
否空教拭目倚層巒

寄雲標關主

關中篆縷久凝溫兀坐長年不出門海藏無窮真妙
義椰身徹底盡翻掀常言頑石頭能點也信雄鷲聽
解奔書咄寄君惟自肯莫將禪教作岐論

祝夫人持磬磬數珠乞偈

數珠百八白粼粼一度拈來一度新夜靜月明香篆
繞雲華瑞映在當人

贈艮山道如禪德

孌孌軒前竹堆堆架上書支藜看倦鳥坐石問遊魚
不是禪道佛法亦非解脫真如任性而行兮用無不
足隨緣而寓兮樂常有餘之餘許誰同獨愛艮
山老道翁客到門來多意氣一甌白雪起清風

書穉躬居士扇頭

閒亭獨倚溪光曉萬里長天飛白鳥祖意西來本現
成頭陀何用別之遶

示法淨蓮石二庵主

不愛鉛華誤世緣
袈裟頂受禮金僊
大都法念堅如石
故爾真修淨似蓮
戴笠三圍機用卓
灌溪半杓古今傳
葫蘆有樣也堪畫
好趁流光緊著鞭

送瑞可叅友

目視雲霄非自了
身拖泥水豈爲人
超然不涉兩途去
惟許同叅作者親

示鋤雲禪人

山前片地碧雲籠
日把金鋤莫計功
驀忽雲開鋤又斷
海天推出一輪紅

十一月十二日蔡雲臺生辰

律應黃鐘氣候清
祥麟此日墮雲行人間
花甲翻身過屋裏
優曇覲面呈骨相
巍哉神不老
鬚眉皓白邑之英
我來據本爲翁壽
且古彌今第一贏

示瑞華殷居士

鵝湖水秀且深風
吹紋皺面日照影
篩金解境非干境
論心不是心心境
兩頭都別脫
逢人無事笑吟吟
與筠修陸方伯

節鉞光中正
令行當年陸亘擅
家聲瓶鷺喚出遼
天去
八臂哪吒也努睛

薦行奇沈大娘

經中得力句臨末用得親撒手無欣厭擡頭見本人
形雲千尺拱寶樹一傘新借問今何在相逢處處春

送古門貞上座回潮陽

背手打翻無字印出門又惹滿頭灰鱷溪巨浪千餘
里任汝掀騰吼怒雷

示函白居士

三張白紙一函封點畫分明不露蹤要會玄沙親切
意門前春水碧溶溶

示書廓黃居士

廓落全彰事如何把筆書右軍雖敏手到此也躊躇

書裕後信童扇頭

靑棟喃喃燕紫平畦疊疊花黃尼父文章性道今古
毫無隱藏

覩透千差一貫力行裕後光前靈苗自有夙種那分
弱質耆年

送湖廣三融法侄

頂門正眼無藏覆腳下風光得自由拈起堂前甍拍
板高聲唱徹楚天秋

金粟化米

九十九峰捧殿閣龍媒蹄健競頭奔不辭草料餵他飽法戰場中解報恩

張君美求子

夢中玉燕暗飛來覺後分明喜事該總是當人心地感乘時記取莫疑猜

贈孝子褚明祥

割股醫親痛自捫人傳說亦暗驚魂至今古墓悲風起樹色依然帶血痕

薦方氏產難兼慰潞公居士

踏著無生路宛然一池熱血化紅蓮全身示現超今

古寶蓋輕搖動地天誰信渠儂原不死都因風世有良緣沉珠破鏡三春夢休讀亞之灑淚篇

送汝石晃上座回漳

拚命單刀入虎幃一枝畫戟奪先歸霞城自是多英武莫倦當機劈面揮

寄李天衢

七通八達是天衢把住放行兩不拘我有少林沒孔笛逆風試問解吹無

慰仲垣朱居士喪室

葉落秋容慘淡時故絃音斷不勝悲無聊獨倚樓中

月有意空描額下眉是怎麼各自知去來聚散總權
宜問伊端的歸何處佛國天宮任所之

張平玉乞題忍字

世出世間人惟有忍字好一忍百無憂家和身可保
迷雲淨盡兮朗若秋空喜兆當前兮笑生春草報君
知須及早利刃心頭大險哉不依徒自添煩惱

書廓善琴戲成二絕寄之

風和夜靜月篩金獨倚危樓發妙音寂寂高山流水
趣知誰辨別伯牙心

子琴原不屬絲桐古韻泠泠響碧空一曲彈來君莫

笑西乾萬里已聞風

寄太學張拱伯

月夜方塘獨叫蛙子韶撞破卻成家百千年後無消
息還賴君添錦上花

送靈上人回金陵并去山東緣幹

子從天中來爲衆心已遂相見未幾時別我下層翠
春風送小舟春鳥留人意帶眼行不差履道最爲貴
挾取驪龍珠辨明鴨鵝類莫學浮虛禪口快神如醉
金陵古帝都東魯宣尼地杖頭休掛錢一鉢任遊戲
上釣有鯨鰲直須手腳利驀鼻倒騎回方名叢林使

此言是與否去矣且牢記

包氏孺人二月十九日生辰

慈風不減曾門士況出娘胎日月同華笑鳥啼知壽
意年年飛入玉簾中

金陵曹涯庵乞題咄咄堂

人生期適志把手謾書空富貴雲拖岫文章水映虹
帝畿雖信杳佛國有關通豎亞頂門眼逍遙興不窮
輓姚母張孺人并慰諸大孝居士

金柔火老一天清棹轉船頭舊路行腦後有光誰蓋
覆目前無穽任施呈頻伽白鶴尋常事瑤樹奇花自

在生受用現成如共委哀哀不待泣風聲

示苾芻尼掩關

靜看乾坤忙裏過閒將日月上頭封關中主莫忽忽
且待澄潭起臥龍

雨中聞計

東山夜唱曲無腔忽地驚聞折勝幢遙憶去時成舊
恨不堪飛雨灑蘿牕

示賣餅者

觀音菩薩將錢買何似韶陽越祖談公案兩重齊剗
卻街頭十字放癡愁

示符上座

肘後符懸五彩紅頂門眼正有全功
漳沁出格丈夫漢睥睨人間孰與同

示張念先

我無法可說有說是欺瞞但看庭前竹
風來響幾竿米貴柴荒作此以飽諸子

麥薪如桂米如珠幾度思惟暗嘆吁大
抵生來福德渺故逢此地歲年蕪沿門
行乞前無路坐席偷安盡怨吾誰是同
心抱義漢砂盆好好力匡扶

送曉上人之武林

窠臼不存稱快俊轉身重與頂門錚
六橋花柳春湖外閒立晴空倚杖藜

藏頭偈贈輟輟嚴居士

毗盧頂上金冠燦耶舍塔中玉磬清
後代兒孫諳的旨身彰五彩播寰瀛

竹西李護法寄秋詞春緒二刻兼惠壽
扇復之君是謫僊人再來秋詞春緒興
悠哉鏤金句可驚神鬼敲韻聞如動地
雷偶泛蘭艦示好我慚無玉版味相陪
且行且止殷勤甚爰倩香山作壽杯

示陝西寶光茶頭

形山有寶絕遮藏晝夜六時放異光陝府鐵牛推不動和盤拓出自超方

空如上座生日

穠桃郁李笑春風六十年來見性同更轉劫初那畔看壽山依舊碧龍從

次韻復聖作沈居士

吾人有意學無生不與諸緣逐變更腦蓋當前能揭破眼光突出自圓明彤霞落鵲涵玄妙石火流雲謾暗驚因憶古賢曾語此心堅磨杵亦針成
六尺岐嶷自在身誰甘役役混風塵船撐入海端由

已岸到歸家罷問人饒舌懶翁重指註棒頭的旨越尖新英靈記取無相負勝似殷雷起臥鱗

古雪

一片虛凝白似銀不知經歷幾多春普通年事今猶在可惜庭無斷臂人

彌高

壁立千尋望不窮無階梯處絕牢籠瞎驢一拶翻身上佛祖都教列下風

示一著上人

一畫未彰文已著象爻立亦費繁詞羲皇面目如親

見解使人間十二時

慈修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便打進云龍得水
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憐師又打修乞偈師
書示云

慈心原是修行本修到無修慈始真大用現前忘軌
則威憐意氣在當人

贈醫士詹濟川

起疾首推醫國手度生全仗濟川才雪山藥樹華千
朶今日爲君次第開

送古儀清西堂回福州

五彩羽毛備三山氣象清仁風雖可貴也要待時鳴

示古莆祁奉印

祖印當中朱點窄奉行夜壁自生輝秋帆忽轉來時
路回首鷗灘永不違

本崇信童因病發願出家乞題扇頭

打開塵世繁華鎖年幼已存老大心自是靈根培處
好故將衣鞞入叢林

病緣忽忽從何起了得起時病也無夜靜月明牽稚
興勝如赤腳走南途

示浮山上座

器大不妨藏待價行高且莫逐時污近來法道多顛
靡貴在英靈正力扶

啓英居士改鑪鏡崑贈之

羲皇之先有古鏡藏在崑中無少剩忽然迸出勝光
明萬象森羅齊掩映此鏡非后亦非金而面玲瓏徹
底深東平盡力撲不破南嶽庵前設搜尋汝今鏡崑
今爲號我復欣欣兮實告雲收霧捲兮地濶天寬月
朗湖清兮隨人所好

示劉門超鳳馬氏

山嶽稱高鳳麟稱瑞惟此一著在人尊貴勘破了也

端的來通身五彩羽毛備羽毛備呼喚不回今羅籠
不住

送歸一上座回汾陽

筆端未果生花夢眼孔密通面壁心此去汾州有獅
子解騎莫負舊叢林

閱觀周居士履歷有懷兼祝壽誕

苦樂無常幸自知榮名屢棄適相宜鱸堂不減燕山
桂羔袖時藏鷺嶺鈍鑑物以公明哲哲分家有偈澹
猗猗黃鍾律應逢初度敢效萊人獻紫芝

紫芝年遠味逾香翁壽純兮較彼長卿下烟雲如盡

淨生前面目已全彰出關聘老圖佐義揖客趙剡茶
獨嘗女嫁男婚能事畢風流冠世任徜徉

送倚天侍者扶乃尊靈骨回明州

一堆白骨杖頭擔子道師恩兩不慚舊隱瓶盂如記
得莫戀春色在江南

示徹渠上人

渠無面目如河徹徹得渠兮始見渠萬里碧天雲
翳扶桑日出海門初

海寧縣北丘尼通定同徒超聞
助刻祈慧根求固壽命延長者

百癡禪師語錄卷第二十終



八廿一